八編類纂

六十三

邊類

芸七十七

イカロ3
1717
77-63

1 加3
1717
卷77-63

天下各鎮各邊總圖




薊大寧
舊開平
古北口
遵化
山東
黃花鎮
居庸
易州
京師
獨石
馬營
真定
紫荊關
倒馬關
威寧
懷來
井陘
天成
陽和
大同
五台
雁門關
東勝
左衛
寧武關
右衛
朔州
山西都司
偏頭關
河套
吉囊
寧夏
甘肅
固原
花馬池
延綏
榆林鎮
黃河
陝西都司
慶陽
東西鄉流民
定邊營
遼寧河道
漕運督府
淮安漕府
通大
鹽徒
徐邳鹽徒
河南都司
下江防
嵩縣毛
上江防
湖廣都司
南安羣人
廣東都司
各山
徭獞
道州諸徑
梧州督府
歸州諸蠻
廣西都司
沅州總府
斷腰峽賊
施南諸蠻
杭州總府
漳泉海倭
建寧行都司
大帽山賊
潮惠海倭
江西都司
贛州督府
南京


沙漠
甘州
高臺
肅州鎮
嘉峪關
山丹
鎮夷
鎮番
永昌
西寧
古浪
莊浪
中衛
寧夏鎮
賀蘭
靖虜
花馬池總府
固原
蘭州
西番
青海亦不剌
西固州階
小河
松番
西番
番蓬
民州
威州
保縣
董卜韓胡宣慰司
雜谷安撫司
東昌行都司
雲南都司
緬甸
羅
府江徭賊
賓州
八寨
珠陽惡苗
鄉慶
陽田
狼賊
貴州東西諸苗
貴州都司
稚州
黎州

天下各鎮各邊總說

自大寧失而薊州宣大不相聯。自河套失而大同榆林不相聯。至自薊以達遼。惟恃山海關一線以相通。自貴州以達滇。特九驛以相達。設萬一中途衝阻。則遼東雲南莫得而救援之矣。然相撐險要聯屬川貴雲南黔衆山以爲一總。聯屬登萊遼左跨東海以爲一總。是亦一策。矧漕山東。可以達遼。萬一咽喉梗塞。亦可由遼海以達燕。噫各邊鎮守兵數萬、歲給芻粟數百萬、而中外財力、亦既殫竭矣。與北方水利屯田以足兵食、不待其人以行之哉、

北乎曰應始　神京夫　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與異域爲隣宣府與遼東隔絶、級級圖營以實後、皆猶恐後也、是故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徙三衛以易大寧、大寧之巢穴不除、則當通宣遼以爲絶塞、失時不舉策之可憾者也、何失時也、曰徙三衛當在國初。爲絶塞當在成化弘治之間。何也曰國初三衛之置。根本未深。而開平之廬舍未廢。且北虜達遁、三衛得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爲難也、成化弘治之間、北虜數貢、邊境寧聞、年數屢登、塞下殷富。彼時若城京後虜既不與我近。我亦力足辦之。紓直進退、即少有涉于

三衛、三衛簸視之也。今三衛視大寧爲樂土、而開平陷入虜庭、非惟我不能以大寧爲我有。且亦不能以開平與三衛矣。又邊警所急、慎在宣大而京後尺寸棄取之間、三衛與尤以爲厲已、故曰失時可憾也。夫塞之可乘、謂以逸待勞、自上臨下也。今堵口之塞、旗幟隔目、金鼓隔耳、獨以一隊直當虜鋒警之、鼠鬬穴間、勇者勝矣、山麓之塞遺天雨隊潰石雷轟欲以孤垣仰嘗拒擊譬之、半償豕上、壓者斃矣、是二者城之失也、而諸將臣分地已定軍令其嚴、無一人慮及請移易改築者、不亦惑乎。四者何日哨探之不相隸屬則專防、京後

九邊要害

國初以遼東大寧宣大寧肅爲六鎮、其後更置薊州榆林固原、而九邊聯絡、夫遼陽城衛勢成藩蔽三、岔河南北、舊城在焉、薊州外邊大寧鎮立、而山海關羽翼三衛在焉、自舊城三衛棄去宣薊隔涉、從此多事朶顏部落累肆侵噬、若黃花鎮雕鞍　陵寢、潮河川密邇邊關、非召兵墾田、積石見矯、難以守矣、宣府漢之上谷土木之變、獨石不支、而此地益重、若補長峪城以鎮邊城之募軍。修浮圖峪以嚴挿箭嶺之防守。

不可已也、大同古雲中之地、川原平衍、大寇屢至、今五堡既經修築、高山聚落、亦增戍加舊矣、則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平定平遠長勝諸堡、與春長略之修築固可得而議也、延綏襟帶千里、當一面之險、自徒鎮榆林、內地久安、後虜據河套、邊境漸嚴、軍用告窘、議者謂青山臨只、爲虜患必由之地、若屯置軍器、修築邊城、而綏德近境沿河郡縣、皆徵芻糧本色、水陸並運、榆林可長無事矣、寧夏古之朔方、花馬池一帶舊爲虜衝、若賀蘭山諸口、盡建墩堡、鐵柱泉近地、設兵據守、不惟得阨吭先制之策、且榆林應援相及也、甘肅、漢之河西四郡、孤懸幾貳千里、哈密瀋籬、隔于土魯番久矣、恢復之議、自　先朝大臣馬文升許進討平之後、又經彭澤經略王瓊撫綏、竟不能復蓋、此當在所緩也明矣、其議復本色以給邊寨之儲則憲臣之策是也、增修嘉峪關以爲內外之防、則輔臣之策是也、固原古開城之地、一自火篩入掠、遂爲要衝、隸以三衛、而守之重臣、屹然爲巨鎮矣、然山後之虜、踏冰馳踐、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既階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說者謂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未可息肩也

夫虜如飛禽走獸其寇也雖難逆料而其至也必有定形西寇陝西必由花馬池以入臨鞏東寇三晉宣大必由平虜朔州以入三關出套則侵宣大之境入套則犯延寧之地。

北虜邊防形勝

自其常論之則京後爲最急宣大次之遼東次之陝西又次之去京有遠近也夫京師爲最急則大寧之內徙三衛之盤據不可不講也宣大次之則石之孤懸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也講大寧則宣鮦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講豐勝則山陝有交應而甘肅之左臂伸而永樂宣德之間但知兀良哈之誠款開平之艱遠豐勝之丁口不立得非往事之恨乎自其變論之則大寧不可復而京後之重垣宜設宣遼不可合而花當衆顏之交搆宜防開平東勝已淪異域而宣大之士馬不可一日忘戰而成化弘治之間但知火篩之通貢山海之征商宣大之鑿墜築敵臺京後之防一不措之籌策又非往事之恨乎夫始也藉開創之威東斥大寧西闢豐勝無難也繼也藉生養之富大垣京之盛兵宣大無難也虜犯大原則增忻代澤潞之兵而乘寧鴈之塞虜犯洪蔚

廣昌則城宣府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夫阻大原之寇在乎戰于大同偏頭之間恤洪蔚之擾當不忘乎潮河川黃花鎮之備增忻代澤潞之兵則度支急弛東北之防則畿輔震近年之經營得微亦有過乎。

大明一統志曰元良哈本春秋時山戎地秦爲遼西郡北境漠爲奚酋所據東漢征敗之走匿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于此號庫莫奚後復契丹元爲大寧路

北境　本朝洪武二十二年征敗北胡來降者衆詔以兀良哈之地置大寧朵顏福餘三衛以處之爲東北外藩命其長爲指揮使指揮同知各領其部

國朝虜患節略

弘治初年頗搜往牒謂洪武永樂皆嘗遣使寧廬至厘書勑賜之綺繡縻以官封于時許進行之大同三年三貢費纔十餘萬金大同東西五鎮皆無虜患已而議者又謂普化也先前車不遠我是以閉關却貢專意內修已未庚申妖纏昴畢上各雲中條被荼毒孝宗發憤召見公卿即議征討劉大夏面陳利害僅遣柳棘之師坐收微杜之績不然幾考庚寅之故不貽已已之憂乎

北虜邊防考

漢武帝時衛青出雲中西至高闕遂至隴西取河南
爲朔方郡

按朔方郡、即赫達勃勃命呼千阿利蒸土築城之處
所謂夏州是也、蓋此地在漢已有城而赫達夏乃於
此建都也、隋以朔方地分置勝州榆林郡唐開元中
置朔方都大總管兼安北都護唐宋拆跋思恭鎮是
州唐賜姓李五代李仁福襲超繼領節鎮號定難軍
宋太平興國八年李繼捧來朝願納土其弟繼遷不
樂內附亡命嘯聚擾邊大宗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
因之以竊據、欲墮其城呂蒙正亦言、遂詔廢之、遷其

民于銀綏其州兵不徙相聚置營仍曰夏州真宗咸
平中繼遷款塞附朝廷、假以本道節制、
夏州遷懷遠鎮、改爲興州居之即今寧夏衛是也、德
明之子元昊僭稱夏帝、史謂其境土方一萬里、河之
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河西之州九、河
外之州四、河西及河外之州今多存焉其河南九州、
多不知所在意者皆在今河套中耶永樂初、革去大
寧、惟存四鎮、寧夏守鎮肇于永樂之初、榆林控制、始
于正統之世其餘花馬池等堡、皆是邊境多事之秋
創置黃河套者前代所以廢棄以其邊城之防守在

內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鎮顧有在河套之外者

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于筠請于五原靈武舟師于河扼其入溫彥博曰魏爲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大發卒治戰艦

按據于筠彥博之言則是迤西黃河固可以行舟而沿河之地亦可以塹也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張仁愿請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城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三疊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

按朔方軍即今河套地也唐初與突厥以河爲界則是固常守河矣而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在黃河之北大漢之南史謂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靈武意今寧夏之地東城南直榆林意今綏雲之間今其故址無可復考說者多謂東勝州即古東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斷頭山地最腴且宜牧馬疑即史所謂牛頭朝那也國朝設東勝衛於此其後移于內地宣德正統間往往有建議者欲復其

故然而卒不果焉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阻然守險也不守其險而守于險之外若即險而守則敵與我共其險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禦突厥也始以河爲界其後張仁愿乃建三城于河之外焉是即守江之意蓋撑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脊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後朔方益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此其明驗也

廢東勝則大同寧夏不爲援廢天寧則遼東宣府不爲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池等處所以孤弱以朶顏三衛代大寧則喜峰古北口黃花鎮

等處所以單薄

河套漢朔方郡東北曲畔乃東勝舊址正統以前尚爲中國所有此以西三受降城一帶近北虜亦克宰住牧今其爲營者五日好陳察宰兒曰克失且曰把即即阿兒曰十爾報東營曰阿兒西營兵約五萬

制北虜在謀臣議

正德中虜酋駐牧威寧海子威寧在宣大二鎮間時王恭襄在本兵書聞乃即選大將一人參將二人督京營兵練習之又徵遼東兵赴薊州備之又檄宣大整兵備之既半歲虜不來申令營兵在練者無得怠

諸鎮兵亦不解忽而虜果入自羊口南嚮而趨居庸書連至告急乃卽遣所選將練士出擊之遼東兵自左臂至宣大兵隨肩背至諸軍既合虜狼顧駭慄一日輒移去是歲也虜春駐威寧秋乃始入者伺我懈而冀得縱也借使我兵以久待不至弛焉彼計中矣蓋虜凡大入必招集諸部落以利啗之不得利不足示信自虜駐威寧卽識其計而備之若恭襄者眞謀臣也又聞正德中桑顏酋長花當之子冦馬蘭谷也桑將陳乾禦之花當子射乾乾奴恭襄乃請遣使責問花當卽如花當不知則執其子來歸償罪花當不坐不服則起大兵伐之以遼東兵攻其左以宣大兵攻其右破滅必矣花當懼服如令夫花當夷種也輕生善鬬豈憚我兵哉貪漢財物如啖甘蔗舍而弗忍唾之也恭襄習之故花當寧棄其子竟不絕漢好卽如忍而不問將無忌矣今若此則是爵賞之恩予其降伏誅罰之典咎其犯順威惠並著以革其奸而誘其衷若恭襄者眞謀臣也又聞成化末海西夷之犯遼東也驅掠甚盛我軍半劍永本兵馬端肅議曰夫海西夷降虜也今來犯是不降也勦之宜否則長驁而卻中國之恩守臣陳越曰勦必啓釁撫之宜詔

從本兵議乃命將出師直臨賊境誅戮俘馘以千百數夫女直嘗起海西據中土犯而顧撫之是彼制我也今勦之是我制彼也其時余肅敏議之曰寧成功于門庭之間勿違致于敵人之境斯馭夷之恒調非適時之大權也若端肅者眞謀臣者也

城塞說

秦漢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爲緩我　朝所急在東北其肅寧夏緩也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朝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故誘伊奴入則于馬邑開樂浪玄菟當時非之我　朝反是然則我　朝長城應始東北乎曰應始　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與異域爲隣宣府與遼東隔絕汲汲圖營以實後皆猶恐後也是故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徙三衛以易大寧大寧之巢穴不除則當通宣遼以爲絕塞失時不舉策之可憾者也何失時也曰徙三衛當在國初爲絕塞當在成化弘治之間何也曰國初三衛之置根本未深而開平之廬舍未廢且北虜遠遁三衛得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爲難也成化弘治之間北虜數貢邊境罕聞年數屢登塞下殷當彼時若城京後虜既不與我近我亦力足辨之紆直進退即少有涉于

三衛三衛覘視之也今三衛視大寧爲樂土而開平陷入虜庭非惟我不能以大寧爲我有且亦不能以開正與三衛矣又邊警所急慎在宣大而京後尺寸棄取之間三衛與尤以爲厲已故曰失時可憾也夫塞之可乘謂以逸待勞自上臨下也今堵口之塞旗幟隔目金鼓隔耳獨以一隊直當虜鋒警之鼠鬬穴間勇者勝矣山麓之塞遺天雨隊潰石雷轟欲以孤垣仰嘗拒擊譬之牛犢豕上壓者斃矣是二者城之失也而諸將臣分地已定軍令甚嚴無一人慮及請移易改築者不亦惑乎四者何曰哨探之不相隸屏兵之無番休派撥之有隱射烽堠之無識別也夫塞之可守習技巧干暇時奮勇力于有警與夫緩急得宜耳目不惑也今乘塞之將既非本地之官而本地長短哨兵復不聽其發縱又其所部悉已數丁受屏出塞覘望不得專之私人則何以豫知虜情不能豫知虜情勢必晝夜荷戈疑目直規又何以番休其衆畜養銳氣習試技巧邪分屏主將所對簿也以付軍吏險僻者密垣衝者疎有以貨賂損軍實者矣烽燧諸將宜各爲號也以付墩卒一隅有弊四方不寧有以虛聲沮軍心者矣是四者乘之者失也

北虜貢市紀事

世廟時、有俺答者、最爲獷獍、當是辭也邊警日至、欲拔其亡失遺鏃而不可得、迨後孽孫歸義於我、遂詰爲藩臣、通貢市焉、俺答者故酋也先裔孫也、其兄曰吉囊、弟曰老把都兒昆都力哈、吉囊死、子四曰吉能曰打兒漢台吉曰銀錠打都兒台吉、曰筆寫奠台吉、吉能二千七姪、擁衆數萬、居河西套中舊東勝豐州之地、老把都兒昆都力哈部落三萬、據開平獨石外邊居長俺答長子曰孔昆的祿兒辛愛黃台吉住與和邇北、次子曰黑台吉、生把漢那吉甫三歲、而黑台吉死其所生母胡媪者、俺答以事殺之把那漢吉幼孤、荅妻一克哈屯以其僕阿力歌持其家柄焉、其餘若打來孫厓喇兀良哈永邵卜俱稱小部落打來孫依套虜厓喇兀良哈永邵卜俱附俺荅駐牧大同西北、東又有小王子裔孫曰土蠻者、亦分爲四枝曰喀囉土蠻把都黃台吉、曰麥力銀台吉、曰着力兎台吉、曰克鄧台吉衆十餘萬時肆侵掠爲中國剽邊東西之害、俺答有控弦之衆十萬餘、精銳者三十萬餘、馬四十萬豪駝牛羊百萬、自嘉靖初以來橫行塞外歲有侵掠宣大若之而吉能

虜雖强不得中國人不能深入

奎虜犯陝西延寧甘肅沿山一帶村城深懸收保不及者往往多被圍困攻破之則焚粟米掠子女奪金帛牛羊而去然無大望數年後叛賊趙全十餘輩誘之遂謀深入二十九年大舉逼　京師四十年犯薊至通河隆慶元年屠石州趙全者世晉人先是呂老祖以妖術謀不軌事覺懼誅與其黨趙全李自馨劉四趙龍呂老十猛谷王馬西川及周元張彥文之屬歸俺荅俺荅割地一區處之爲城郭宮室之制升版築垣遂號扳升其飲食衣服多仍革舊所居極壯麗僭擬　宸居別爲離宮九楹以奉俺荅比入棟折榱

荅知天怒遂不敢居全警敏有略劉四勇力過人嗣後　中國無賴有罪輒亡命入板升有趙宗山穆教清張永寶孫天福及張從庫王道兒者二十八人悉往從之黨衆至數千爲虜鄉導虜數長驅無忌以全等熟知險隘阨塞又得先驅偵諜以故邊將不能爲防當石州失守時全謂俺荅曰那顏春秋高矣而戰勝攻取以能擁北地精兵也那顏一旦捐館舍衆屬黃台吉黃台吉之諸子素驕悍勢必奪而分之則無所就功那顏莫若以此時據有雲中上谷東封居庸南塞鴈門獨以一面西制晉代進則飲馬河汾退則

歸重雲谷、此五霸之業也、謀未定、會我兵調募四集、虜人馬道疾者、以萬計、遂遁去、　朝廷故有令捕得首惡者予萬金爵列侯、黨衆者千金官萬戶、迄無應者、俺荅孫把漢那吉多智有口辯、俺荅善之、尤爲荅妻一克哈屯所憐、那吉已有胡婦二人、復有聘几慎家取兎搶金的之女未娶、俺荅有外孫女、即所謂三娘子者、許聘襖兒都司、俺荅通焉、遂奪取之、襖兒都司恚甚、將攻俺荅、俺荅無以解、即以那吉所聘搶金的女償之、那吉怒、謂阿力歌曰奪我取兎祖妻、又奪孫婦予人、天怒人怨、吾不能爲若孫外孫矣、吾聞　天朝上下有序、尊卑有體、男女不溷其偶、先體讓而後刑殺、乃者南侵寢兵、海宇寧謐、此極治之時也、吾行矣、而謂我謝吾祖、阿力歌懼誅、不敢聞于俺荅、遂從之行、時隆慶四年十月十日也、那吉與其妻比吉阿力哥之屬十人、馬十三匹、止山西平虜營城外、將扣關而入、門者難之、那吉曰、我俺荅孫也得罪吾祖來歸乞降、何爲阻我門者以聞於撫院方公、逢時轉聞於督府王公、崇古王公計曰、虜降未必真降果真吾、因與爲市、吾得而繫頸笞之矣、遽命門者納焉、以甲楯五百騎導入大同城內、方公坐開府、命侍

衛者露刃見之遣出就館舍聽　朝廷處分王公圖
上便宜時新鄭高公拱在政府有智慮肯擔當大事
謂宜授之爵秩盛其供帳示之以大義而徐察其情
若俺荅勒兵索取明白曉告許其生還諭以禍福責
令俺荅將叛升諸逆賊趙全等械送　京師以輸款
誠然後以禮遣還那吉一以陰中其老牛舐犢之思
一以潛孤其鬼倀助虎之黨而先後直指饒君武君
姚君各列狀　上兵部楊公博覆議授把漢那吉指
揮使阿力哥正千戶各賜衣一襲俺荅乍失那吉私
心已念之又一克哈屯朝夕泣曰黑台吉非吾少子

耶所遣一孤幸賴成立奈何以淫婦故逐之若不往
索必爲俘戮無疑矣俺荅愧悔召趙全等計事謀還
那吉全曰欲得那吉須厚賄贖之否則必脇以兵誠
發萬人臨城中國將卒必出戰吾因據其城索之
不旬日而那吉出矣俺荅然其計率衆萬餘駐平虜
城東時冬寒草枯馬多羸斃虜衆咸怨指全等詈之
又辛愛黃台吉亦怨俺荅寵少妻溺幼子信任趙全
輩疎其種類於是王公命總兵官馬芳趙岡各勒兵
嚴陣以待俺荅懼不敢進駐牧邊外亦不搶掠王公
乃使善胡語者鮑崇德入虜營內鮑崇德謂俺荅曰

汝意欲得汝孫乎、曰欲之、曰汝何以能得之、俺荅曰、吾多以羊馬來贖、崇德曰、我　中國牛羊被野、財物腐朽、　內府金幣珠玉、委積無所用之、安用汝羊馬爲吾茲來也。爲汝謀得汝孫耳。　中國兵馬強盛。殺汝孫如杌上肉耳。第汝孫以身歸我、制府不忍致之死地。且請　朝命賜之官爵。又給衣廩。即與吾赤子何異。汝欲得之。不必羊馬厚賄。止縛械趙全等叛賊數人詣軍門。則汝孫可歸。不然汝于汝孫絕望矣。且趙全輩與汝孫孰親汝自圖之尚擁兵觀望。欲何爲哉。俺荅憮然悔用趙全謀仰天嘆曰、始吾欲修貢天朝、請封內屬、趙全等謂我有天子分、常遵我興兵、使南北疲于戰鬬、父子夫妻不保、吾何惜數人頭不以易吾孫、惟太師炙生之、仍我北地饗無釜、衣無布帛既和之後、請各量給爲生、若得請於　天皇帝封我王爵、鈐制諸夷、永爲中國藩籬、幸甚乃遣人隨鮑崇德之王公所言之時、黃台吉以萬騎偏雲中、永邵卜以五千騎走威遠、張兩翼進俺荅聞之下令麾之使退未至方、公登城募敢炙士持所收俺荅令箭、爲俺荅語示使退兵、黃台吉諸酋驗箭遂各還帳秋毫無所犯王公乃具疏言虜願執叛易孫。請封輸貢。奏

上一時廷臣意見各殊有謂和戎示弱者有謂互市啓釁者衆言籍籍莫知適從獨政府高公意決自贊穆宗皇詔許可之復遣鮑崇德之虜營諭以先執全軍歸中國然後遣那吉爲汝表奏乞封通貢之事俺荅素昵全等猶豫不忍遽執崇德曰中國不重全等數人第以嘗汝納款之誠不誠耳汝不決第納趙全那吉不得生還矣勿更復言一克哈屯聞之大詈俺荅曰汝終日只爲賊奴不顧親孫性命遂以炙爭俺荅悟時張彥文已縶陽和周元飲藥炙俺荅令其麾下哈台吉五奴桂襲捕衆賊二人故俺荅嫉侔自全等用事日見踈斥皆所其心焉遂詭召全等計事卽帳中擒全與其弟趙龍及李自聲劉四兒猛谷王呂西川呂老三馬西川之屬凡八人面縛械繫令夷使打兒漢押送抵邊墻外十八日入雲石堡十九日進大同左衛方公令習趙全者數輩驗其狀無僞俱內之獄二十日出把漢那吉于庭具酒食晏之陳所賜衣幣等物以授夷使遣之行那吉與其妻泣曰吾慕天朝教化故棄祖父母來歸　朝廷獨柰忍棄我乎方公諭之曰　朝廷以汝祖父母思汝故不忍相違使汝還其故處非棄汝也汝歸孝順以事汝祖忠

蓋以報朝廷毋負恩義、卽是服吾教化。汝行矣。那吉拜謝而去、方公又慮俺荅怒從行者、忍致之死、因來夷丁火赤刀猛克諭以毋害阿力哥性命。二人指河誓曰願以百口保阿力哥不死、鑽刀示信、後竟如所言。十二月二十日送趙全等八人由德勝門入、大司馬按全反狀悉具　上命禮官爲文祭告郊廟、戮之東市、支解以狥、勅王公晉大司馬、廕一子錦衣千戶、方公少司馬、廕一子錦衣百戶、各賜章服白金以酬勳、勗其諸大小文武有尺寸功者各加賜爵賞有差　詔集朝臣詰　闕下會議請封通貢二事有言

便者有言不便者王公復上書其略曰、漢宣帝時匈奴款塞入貢位諸侯王上至罷敝中國財力以迎降虜俺荅疆悍狠肆于諸酋獨稱雄長況吉能把都兒黃台吉皆其弟子雖土蠻與之角勝亦託身老把都兒自結婚姻籍其聲援今羈縻以空爵而無兵衛財力之費人臣獨何惜而不爲但必令其大會衆酋同表入貢方可擬封以彰歸義之榮仍聽各自爲部不必假以統攝之權馴致履霜之漸至于貢市之議　先朝行而不利、蓋其故始于逆鸞借以媚虜故其勢必招釁僨得志於中國、今俺荅暮年悔禍且感激朝廷。

厚遣那吉之恩納款求封。出於誠悃。豈昔日哉。虜若奉職通貢賜荅自有常數。如其叛盟于吾。撻伐之威未嘗少挫。會大同巡撫劉公（應箕）亦言求貢與馬市不同。況俺酋再使懇請。若重違其意。恐阻向化之念。且黠忿不平。終爲邊害。機會一失。不可再得。虜心更張不可復合。議者又謂倉皇臨市。恐生外變。果若人言。臣請以身當之。又虜所需鐵鍋最急。頃部議禁不與市。今聞廣鍋毀。則不可復爲兵。宜稍稍出官錢市之。來歲責令如數。更於是酌其入貢之道。定其貢獻之期限。其貢馬之數。與夷使進止之所。議市場在大同以左衛威虜堡在宣府以萬全右衛張家口。在山西以水泉營。每歲刻期開市。禪將統兵憲臣臨閱。備銅鐵軍器。各有禁約。虜人毋得無相易。在彼不肆憲。陵我亦應加存恤。往邊居民。亦毋無相易。在彼不肆憲。陵我亦應加存恤。往年燒荒。自來巢兩相警。害不得已之厲政。今宜盡免。以示招攜。天子重其事。復下部議。宗伯潘公（晟）具題。

成祖朝北虜酋長曾封忠順忠義順寧賢義等王。在往籍可攷。俺荅之封的爲有據。疏上。制曰可。

隆慶五年四月俺荅貢名馬三十匹。上御建極殿受之。遣使奉金冊封俺荅爲順義王。老把都黃台吉

俱都督同知那吉仍舊官其餘小酋長爲指揮同知者十爲指揮僉事正千戶者各十九副千戶十二百戶二所賜段帛衣服有差俺荅喜謂使者曰趙全等已伏誅尚有趙宗山餘黨數十人據有板升此輩不滅亡終敗和約王公以聞　詔捕讞獄如趙全等例是年秋套虜吉能亦願輸貢使人言于總軍少司馬戴公才所白吾以俺荅爲長專約束彼既修貢　天皇帝得市　中國財物吾獨處西偏何至使在化外惟太師矜之戴公爲言于朝許其入貢開市酌延綏寧夏悉如宣大例報可賜吉能都督同知官僚授指揮千百戶爵秩者四十有九並賜衣帛次年六月今上登極吉能奉貢如俺荅事其後俺荅亦子黃台吉嗣黃台吉亦子扯力艮台吉吉能初故東至四海冶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行人不持弓矢近邊水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墩臺哨望之卒漸撤去所省振餉歲不下數十萬石先後督撫諸臣及時修邊險餙器械練兵馬三歲一大閱舉無廢墜獨東虜土蠻未靖而　朝廷之所經略亦專事于遼之東西焉

燕薊之中虜也自三衛始也三衛二心于虜虜藉其

鄉導以爲我害、於此撫賞於彼鹵掠百相負也百相
欺也遼左三面鄰虜、四時被侵、在寧前則屬夷勾連
東虜、海西建州則仰逞二奴及阿台挾仇訌、今勢
駸駸熾矣晉患自板升始也石州之慘我叛人實爲
之、雖天誘戎心、倏而歸我、遹育夥鉞而其子孫與其
徒黨依然虜中日長月盛矣河湟絶徼勢極孤懸異
日大酋鼂西酋胥聽詛約、目我張欸稱戰、而豐州所
遺部落移帳遠避、今大衆雖歸而兎貪松山水草
套虜超忽把兒谷等又西徙延寧番種勢益孤
而莫支矣至蘭靖中有礦洞扒沙者、又且爲逋逃藪

矣胡不以漢事明之也漢初匈奴兼從西國結黨南
羌中行說翁侯信又日夜所以教匈奴圖漢者今年
入上郡明年入雲中、入漁陽、雖衛霍爲將、不少衰止
于是降渾邪、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關、通西域、斷匈奴
右臂隔絶南羌月氏、自是遠徙漠北、稽顙入侍竟西
漢無虜患焉、夫神爵五鳳之威、不烈于元光元狩也、
而匈奴之弱若此、此非匈奴之弱弱于漢之得策也
建元中、羌寇金城隴西、司徒掾彪言涼州部郡皆有
降羌、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故致反叛、蠻夷寇亂
皆爲此請置蠻夷騎都尉護羌校尉理其怨結問所

疾苦數遣使驛通達動靜使羌衆得爲吏耳目永元中超自西域還曰塞外吏卒本非孝子順孫以罪過徙邊而蠻夷懷鳥獸性難養易敗宜蕩軼簡易寬其小過失不急叛羌急降羌而後從之欲羌爲我用亦使不得沒于南而爲蠻用也夫今者何以異此邊總論防

自山海關西迤居庸白洋若羣華城延袤千里特三衛爲藩籬故永平密雲昌平懷隆皆設兵備豈無見哉乃懷隆者裁矣豈以爲枝官乎今遵化卽陽撫臣皆復矣此安可不復也遼東自刺酋授馘而士卒之困疲已極今阿台雖挫而仰逞二奴其勢方盛夫二奴者與阿台相爲脣齒者也議勦者豈不早有見哉但虎見罕兄弟與東虎腦毛大相爲媾而二奴地形參之則其情易親而其勢未便使二奴一去則彼出沒遼陽之外者寧有顧忌乎故不若存屬夷之爲便也阿台在開元瀋陽之間其志豈逞于虎見罕哉故阿台不可不除也阿台除則仰逞不足慮矣宣府山川糾紛其勢易守但去京僅四百里北路石馬營一帶地雖懸遠而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葛谷白洋若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虜所經東路之永寧四海治及龍門

所皆虜犯三衛之衝而四海治上連開平大路下連
橫嶺兒又爲要地然則補長谷城鎮邊臣之募軍重
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薊茂山京操之士以益紫荊
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容已乎萬全爲京
師要塞若守破螻谷以衛開平成五雲關以固興和
則萬全勢重京師不益壯乎大同號爲難守西則平
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虜犯朔應必冦之路
東則天城陽和皆虜入順聖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
堡與偏關相近虜繞出套便步其境矣議者謂五堡
不可不復蓋內爲藩屏且其地沃饒可耕耳高出聚

落二堡在鎮城兩腋間若募軍分住則按伏之費省
犄角之勢成故卒所當增也黃台吉在宣大之間新
城名號中外約束惟謹擯力長素有威信中外咸服
今板升之地此二酋者分據而有之夫板升者其始
人數尚少今則生齒日繁黃酋雖已就衰憊而擯酋
驍勇絕人今不爲之處則板升終爲晉之禍府矣甘
肅達虜把及與番虜互相竊掠今已赦之而議者遂
欲請發銀壹萬與火落赤每年爲一小市待春和草
茂方令移旆去夫虜人惟利是親既擔載而歸矣其
肯去乎況東套西海松山住牧始亦不剌耳今則阿

害他卜浪打剌失卜浪威正恰炒庫兒那言歹言乞
入木火兩兎青把都綽力諸酋出沒莊浪涼永間可
不亟爲之逐乎榆林兩路最爲要害而安邊定邊連
接花馬池其險阻可不守乎固原與寧夏相爲脣齒
故邊人謂之大門若撐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參
遊而分屯重兵于武與等營又鐵莊泉一路盡建屯
堡三百里之間使旗纛相望刀斗相聞東援寧夏西
接榆林此非常山勢乎延綏二鎮與平延諸郡相近
而皆仰給于數郡今者旱魃爲災生民燋悴雖發銀
數十萬然不過抵補起運民粮及邊鎮軍粮耳九邊事宜

遼東總叙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竪無間之地）爲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即廣寧以東之地（即遼陽東至鴨淥江西至山海關一千四百六十里南至旅順海口北至開元城一千七十里）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郡縣（元季時爲平章劉益高家奴公據洪武初奉表來歸四年置定遼衛八年改爲遼東都司十年革所屬州縣設衛二十五永樂七年復設安樂自在二州我　朝盡改置衛而獨于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隣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

自湯站抵開元、鄰建州毛憐海西野人兀者諸夷、而建州爲最、自開元之北、近松花江之山、寨夷亦海西種類、又北抵黑龍江之江夷、而江夷爲最、自寧前迤東抵開元鄰兀良吟三衛、而朶顏爲最　互市

通貢事雖覊縻、勢成藩蔽、顧東北諸夷、屋居耕食、不專射獵、警備差緩、而西北則俗仍迤北、竊發頗多、北鄰朔漠、而遼海三萬瀋陽鐵嶺四衛之統于開元者、足遏其衝、南枕滄溟、而金復海旅順諸聯屬海濱者、足嚴守望、東西倚鴨淥長城爲固、而廣寧遼陽、各屯重兵以鎮壓之、復以錦義寧遠前屯五衛西翼廣寧增遼陽山東諸堡、以扼東建、開元廣寧、並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弘治中曾一見之、未及岸而逝、若今則晏然久矣、三畧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木葉白雲之間、即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　國家委以與虜、廼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理迂遠、遼人每憤憤焉、

此額設也今安在乎

遼東兵馬錢糧

遼東鎮屬衛二十五所十一關二營堡一百馬步官軍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員名馬九百零九匹子粒二十六萬一千四百六十七石歲運銀一十八萬五千二十四兩米一千四百六十六石歲辦草二百四十萬五千二百一十一束豆七萬五千二百二十九石六斗

遼東處置

遼東東鴨綠江西山海關相距一千七十里而都司城處南旅順海日北開原相距一千七十五里而都司城處其東北稍偏是爲東一大鎮。廣寧處都司城至山海關之中是爲西一大鎮。金川爲南鎮而旅順當其衝。開原爲北鎮而三萬鐵嶺瀋陽中接于南。蒙州廣寧中屯輔于右。巡撫及兵備駐劄廣寧。巡按分守駐劄遼陽。

遼東西渤碣之外一都會也。西南起山海歷醫無閭長日諸山經絡北東南走海上海薄葢金以西接廬龍可渡登萊泛吳浙（金州旅海運陸順口州梁房口路蓋海舟人遼）魚鹽穀馬吏士或市之葆塞奚東彼遂挾以邀我我亦以官市縻之而奸闌出入不能盡禁寧遠東西兩屯頗安給錦義地瘠寡生理廣寧無屯管之利率仰給轉粟與遼陽隔河遼陽以北葢聚兵開原三城（申固汎河）三面受敵清陽鎮夷間聚而謀我我失漁樵之利又掠我男女易畜產二江外（松花黑龍）否即縶之耕織日夜無休時西馬市廢浦河市懿路殘破不可言撫順逼百夷貢市內外皆山多伏虜我難于斥望瀋陽雖有關

（榆林）虜馳牧外險內夷不能援鳳凰壁戰東夷陴鴉鶻

鎖鑰西境，並海四州，特得勝之捷，無海寇然，遼水南駐，海濫不能洩患苦沮洳矣，

始河東十四衛，皆自登州海運給之。有海運十餘萬，直抵遼陽鎮嶺，以達開元城西老米灣。

遼東海道

遼東古青州之域，自周以下遼東屬燕，青州屬齊，疆域雖分，海道無異。至於漢代朝鮮遣楊僕從齊泛渤海，苟蔑出遼東，東隋唐東征亦分師航海，豈非循習其舊哉。國初置遼東即發兵數萬戍遼，命鎮海侯吳禎總舟師萬人由登萊轉運，歲以為常，至永樂四年，

海運廢而屯田猶存

平江伯陳瑄猶督至遼，其後設有屯田糧運，始廢。上令山東歲運布花以給軍士，皆由登州發運，至金州，旅順止卸，當時倭寇偶犯，而總兵劉江遂有望海堝之捷。其患亦絕。歲運至弘治十八年，船壞暫止，山東乃征以輕資。嘉靖七年，巡按王重賢先為即墨知縣言有司苦于布花折色，乃請遵海道復舊制，金州劉訓導明言家世登州，自海運不通，生理蕭條，然則在山東亦自有利害矣。巡按周斯盛奏曰，國家建置之初，以遼東隸山東者，止以海道耳。自旅順口望登萊可即泛舟而往，一日可至，以山東之人，適山東之

地。通舟楫自有之道。因天地自然之利。更何所顧忌也哉。巡撫侯汝諒奏請一開天津海道。一通山東雜貨與總督王忬科道先後所言同。山東當事者雖多設事變而戶部猶執前議舟通數月遽前巡按路可由設言島人一聞調船必棄業哨聚急請停止。部遂據以郤諸議而不虞其爲越吟也。夫遼東既以山海爲關亦宜以海防爲津。先年通運之時寧無稽查之法且倭國與閩浙相對去遼本遠先同未嘗以望海一哨而遂撤藩籬千後也。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一

圖書編

邊類

遼鎮保守要務

余歷北平幾十年。薊遼二鎮邊事。備稔之矣。守薊鎮易。守遼鎮難。何者。薊鎮將庸而兵弱。所恃者山險火藥耳。邊墻雖未高堅。尚可修也。火藥雖未全備。尚可補也。若夫遼鎮軍雖猛而寡馬雖壯而少。自山海抵寧前三百餘里。遼墻未築。藩垣無恃。火藥未備。克敵無策。一遇有警。聽其擄掠百里一空。不得不歸耳目

（此遼無事時也可備）

今遼東欲覓人修築無銀欲令軍士助工無人爲燃眉之計先將邊界一路每年令軍士居民鑿深溝一道闊三丈餘即以其土敷我溝裏築爲堤岸如長嶺然待伏雨實堅上築高墻一丈基濶五尺平身去處留以墻孔以便快鎗砲打每二里或三里嶺上仍建墩臺一處周以垛口益以敵樓草創之時土墻草屋以蔽風雨可也其墻則一里一舖置以火藥快鎗每敵臺一座多備火藥火砲并砲架數十來攻則以快鎗擊之墳壕則以火砲拒之彼不能近吾壕安能填吾溝耶既不能填吾溝安能踰吾墻耶此目前之急務也備此着三年可完若夫築土墻創土城六年而後可至于修磚墻建城池九年而後成遼鎮之事大率九年完固矣誠如此雖有十萬之虜莫敢犯也可保百年無事矣至若寧前一帶數百里居民鮮少地土荒凉益人之所以不居遼地者以虜人易掠而度日至苦也誠將被虜餘地盡數查出除遼人耕種外先儘充發之軍每軍一名多則給以百畝少則五七十畝許其耕種不許變賣一切錢糧永爲蠲免有關西情願應役者投充一名亦照此例給種每一二里或十餘里令築小墩城垣一處以備慮患則貧窮之

家無故而得百畝之地既不費財又不徵賦彼將視爲樂土携其父母妻子而願歸之矣

遼東區畫

以遼系之山海則孤孤一線也以遼系之山東則全省重鎮也遼海迴市約貴成山東撫按潛衆全歸料

自虞舜分天下爲十二州東遼爲營西遼爲幽然山東與遼中跨東海形勢懸絶舜時營與青其相統屬否不可知也青州則在今山東青登萊三郡然遼之東亦分屬于青是其中雖隔乎大海而疆域界限既均之爲青州焉則其貢賦之轉輸官屬之朝聘其往來通道舍海安之乎可見古人聯東海之兩隅爲一州以海爲通衢無疑也自遼入我　朝除北自遼陽

舊城南抵三岔河關棄與朵顏三衛無論已然東西相距千五百餘里南北相距千七百餘里雖三面邊虜一面距海據其形勝而安輯之有道亦足爲東北之保障也　國初河東十四衛皆自登州海運給之海舟直抵遼陽鎮嶺以達開元城西老米灣故遼兵頗忠勇亦以饋餉充實故也自海運革而遼之兵食多匱乏矣雖東北上達多屋居火食較之正北達虜勢稍易制然殷鑑不遠遼也金也元也皆起跡東北實有不可忽者且我　朝建都燕地不徒宣大與虜爲鄰患在肘腋而朵顏三衛反在遼之內地所恃劄

理可分東顧之憂振眉背之勢亦一策也奈何以爲孤注哉況我不圖而又有先焉者能不懼乎

鎮耳山海關一線之路萬一中阻則咽喉既塞彼遼陽一鎮不特不足爲京師之障而東手無拯援之策矣縱使海運未可遽復而沿海擇要害之區許通市舶使商旅貨販由海往來則魚鹽穀粟一通而一鎮軍民財用自足設有緩急亦可恃以無恐聞　成祖皇帝欲建總鎮于開元而經營未及就緒正今日所當講求焉遐相往古山東遼東合爲一州先王計慮何深遠也故國初由登萊以餽遼陽我　聖祖之睿筭謀國者其審圖之

山海關說

山海禹貢冀州之域書曰夾右碣石此其方也　周朝洪武創建城池關隘命名曰山海關永樂中建都燕京列爲畿輔相厥山川山自居庸而東其勢漸南海自直沽而東其勢漸北至我臨渝山麓海濱不盈一視扼而塞之其爲力甚易其功甚鉅也朶顏散處舊大寧地那山海諸邊之北也自居庸抵山海依山阻險設關寨墩煌營壘數十百所邊厥出沒可謂盡羈縻之術極備禦之策矣

遼西區畫

古遼西郡即舊設大寧都司內轄錦川全寧及大寧

和衆富庶金源惠和武平龍山等縣是也契丹號爲
中原是故大同在西燕在南遼陽在東大寧則在其
中其東南四十里爲松林松林水出是爲廣河大山
深谷幅幀千里馬迂崇隆迤透亘京師之西山內有
長泊周圍二百里大鹽泊周圍三百里小鹽泊周圍
百里山高而長水潤而聚且其地東傍福餘若招漳
潮吳浙水商遠通日本新羅則自新羅可以通沃沮
自日本可以通穢貊古爲渤海東京龍源府沃
沮古爲渤海南京南海府既遍二府則漳潮水商或
經唐恩浦口或經穢貊沃沮直抵扶餘而西入大寧

吳契丹曾置通吳軍其道由此我　太祖驅逐胡元
於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及所屬營州等衛以爲
外藩籬復命魏國公修山海關喜峯口古北口黃花
鎮潮河川一帶以爲內藩籬永樂中撤回大寧以其
地委朵顏三衛而以內藩籬爲界大寧既棄則開元
與和不容不失宣德中移守獨石龍門勢固然也土
木之變獨石八城俱陷所恃者一長安嶺橫亘虜衝
耳今計其歸復之界大軍出喜峯直擣錦川全寧而
夾以開平中屯興州右屯及松亭永寧之師遼海出
偏師以綴福餘繼以義州廣寧之衆步騎出于牛山

舟師進于小陵、此其成計不可易者、然未易言矣、

薊州總叙

薊州京師左輔也、拱衛京師、密邇陵寢、三屯營百五十里、西至黃花鎮四百五十里、我太祖既逐元君、迺即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列、以爲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爲內邊　大宗文皇帝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迺改封寧王于江西、徙大寧都司于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今止守內邊、邊人謂外邊山勢連亘千里、山外撤江環遠、誠自然之險也、北虜不敢內侵、山衛者、以此。今棄此而守內邊、失地險矣、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爲藩籬、即朶顏大寧福餘三衛是也、遼東宣府、自此隔涉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地方寧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干喜峯口密雲等處鎮守驗放、別無多官、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爲也先嚮道、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之、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朶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則脅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迤北恐嚇中國、叅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黃花擁護

陵寢京師後門。今本兵逃亡。止餘二百。河間等衛之戍。空名無實。此其單弱極矣。議者爲更當增戍、而闢外閒田、可募爲兵、此亦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歲元避暑故道尤爲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墊則漲水易淤。都御史洪鍾雖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雖塞川大建石墩四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以久乎。喜峯口三衛入貢之路、撫賞諸費、久累軍丁、近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內臣之後、以其兵多于燕河營、乃復添設遊擊、甚爲差謬。夫遊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四面馳擊也。今

徧在東隅、其謂之何。矧東去燕河營參將止五十里、西至太平寨參將止六十里、不爲贅員、且掣肘乎。愚嘗謂薊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撫駐薊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參將則仍舊、而以太平寨併入建昌爲一參將、則庶乎體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于外、所以防守、立營于內所以應援。國初東至山海關西至黃花鎮爲關寨者二百一十二爲營堡者四十四爲衛二十二爲守禦所三設分守參將五千燕河營太平寨馬林谷密雲縣黃花鎮以管攝營堡調之關設守備都指揮五千永平山海遵化薊州山河以管攝衛所謂之營設總兵官一員于三屯營以總鎮焉。后惟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爲觀望而已。嘉靖十八年巡撫都御史戴金題准復而舊制更相防守、今關營

提調既分爲二則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爲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即司所直之關責有攸歸復將誰諉又本鎮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操之士益募土著之兵設儉修關嚴烽逵諜可一日不講也

薊鎮建置

薊州鎮屬關一百一十三寨七十二營四十三堡六十一城一十一馬步官軍七萬八千六百二十一員名糧四十六萬八百餘石料豆六萬七千五百餘石子粒米麥一萬三千七百八十八石六斗布絹折鈔

銀二萬兩綿布一十二萬一千六百餘匹綿花絨六千三百餘斤草四十萬三千餘束

山東河南北直隸司府起運夏稅秋糧麥豆三萬四千五百八十八石二斗零布一十三萬三千九百匹綿花八萬一千五百斤絹二千餘匹海運兌軍本折米共二十四萬石軍民屯折色草共銀二十一萬六千九百六十兩有零夏秋二稅本色折絹米一千一百四萬九千二百餘石草九萬七千六百八十四束

薊州處置

薊州遵化平谷之馬蘭谷將軍石大喜峯口熊兒谷

三屯營羅文谷寬佃等谷俱北邊緊要關營豐潤之南即臨大海海運道其西接永平東北當密雲之路誠京輔要地喜峯口朶顏三衛出入之門尤緊要

薊鎮遷徙撫巡議

東虜每犯不曰山海則曰義院不曰界嶺則曰桃林此皆建昌以東地方也所以然者以密雲有總督軍門三屯營有總兵將官而永平一帶邊方無重臣以鎮壓之夫是以常犯而肆侵也合無將遵化巡撫衙門遷移永平府駐劄將永平道兵備移在海衛山居守重臣所在重兵隨之防守密邇查閱亦嚴

薊鎮開渠以防虜

晉劉靖以嘉平二年于高宗河開車廂渠灌田歲二千頃景元辛酉更置水門水流乘車廂渠自薊西北逕昌平盡漁陽潞縣凡所灌田萬餘頃又玉海山川考曰薊州漁陽有平虜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難又于其北漲水爲溝以拒契丹皆魏神龍中滄州刺史姜師度所開也夫車渠平虜之迹誠不知其何在然據今日現在之水開今日可耕之地以距今日跳梁之夷則在能者圖之而已

薊鎮各關口要津

京城北九十里昌平州州東北九十里黃花鎮自鎮
歷白馬陳家帛馬等峪關口四十八口而古北口又
一十四關口至喜峯口中歷黃松峪將軍石几五口
而薊州東岸峪自關以東歷寬峪等關凡十口而遵
化縣之馬蘭峪乃歷沙皮羅文松青龍井兒潘家口
團亭寨關口三十一而喜峯口又七十口而遷安縣
之青山口又十二口而冷口又三口而劉家口又四
口而盧龍縣之桃林口又四口而冒黎縣之界嶺箭
稈等六口而撫寧縣之義院口又石門等五口而臺
家口歷大毛山小青山等十口而山海關

北畿東北古北口喜峯口潮河川相容通直此黃花
鎮白羊口去天壽陵尤咫尺惟薊州重屯山後小醜
漫突而宣府鎮且繞出其外可爲應援

薊遼移兵要地

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幽薊易鄭涿澶順七州在
山前新僞儒武雲應寰朔蔚九州在山後合山前後
併契丹所自取營平二州通計之蓋十有八州也自
是以來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併其關隘而失之晉
人自損其險阻與人既無以自守其國家人承其後
而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爲界故二國所受

夷狄之禍畧同夫自晉天福元年以賂契丹此地爲
虜所得者首尾四百五十餘年我　太祖始逐出元
人而復爲中國　太宗又于此建都是誠萬萬不拔
之基也今山前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大行西來連岡
疊障環而繞之東極乎醫巫閭之境爲內藩籬山後
諸州自永寧四海冶以西歷雲代重關疊城爲外藩
籬苟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無外患也惟昌平以
東遵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與營義會等衛
以爲外障後移入內地故　京師東北藩籬單薄異
時有患未必不出于此請下大臣議居庸以東歷黃
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山之後皆荒漠無人之境
非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若何以善
其後使之永無外患請將洪武中大寧都司後移保
定者立于永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爲重鎮凡舊所屬
衛所移于沿山要害相爲聲勢仍于山之後去山五
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勢因其地形便築其墩基
就其空缺之處接連以爲邊墻就于其間擇一要地
設爲關鎮屯軍守備以爲元良哈入貢之道一以衛
都城一以護陵寢吾力有餘而機可乘仍復洪武中
山後關鎮之舊俾與宣府大同列爲三鎮直達遼東

之境。

劃鎮撫賞長策

夫宣主上之德意達蠻貊之隱情全在通事之口、我祖宗知其然也、特設四夷館以翰林重臣提督之又擇大臣子弟之端謹者爲譯字生習四夷之言語文字習之而通也、然後授以官而分遣之、以主各邊撫賞之事、今四夷館如故也、授以官而出邊行賞亦如故也、然而其人則非矣夷語夷文、一毫不達、惟日需索供給、每處動至千金而其與夷人通詁者、則全憑夜不收之屬、各路提調之撫賞、皆視其口以爲低昂哄誘夷人、教之爭競需索、今獨不可遴選而勸懲乎、謂宜遴若干人擇其端謹者使司通事之職三年之內、夷賞不增、夷情不變、即爲稱職、授以百戶、又三年而無事也、陞千戶、又三年而無事也、陞指揮、倘有能調停大事、採探隱情者、不次陞賞、不然即以軍法從事、而劃鎮撫賞之責、惟寄之路提官、既卑微人、復瑣猥外、不能壓鎮虜情、內不知愛惜　國體甚至有私賂虜人、求免目前、如潘一正者、夫劃鎮撫賞凡十一處、而參將凡十二人、今參將在內、而使提調在外主賞、非計也、請各邊之賞、皆令參將主之、如石塘路

屬夷五枝皆是白馬關撫賞卽移叅將駐關而革本路提調古北口屬一十四枝皆在古北口撫賞卽移叅將駐本口而革提調曹家路之叅將移駐漢兒嶺墻子路撫賞則叅將暫革馬蘭路叅將移駐正關松棚路叅將移駐羅文谷喜峯口則駐本口太平路則駐擦崖子關惟燕河路有二處撫賞宜將桃林屬夷并入冷口一處聽賞卽移叅將駐冷口石門路叅將移駐義院口山海關無撫賞又題　準不援遼東則叅將亦宜革矣如此則路提調十人且以撫賞之權屬之叅將至期仍令三道往來提督庶體統尊而夷情可撫按三衛之設每衛置都督二人泰寧衛之祖其左都督曰孛羅禿而絕右都督曰革木干帖睦兒再傳餘都督二令無止都指揮曰打都惟朶顏最盛其左都督爲完帖睦兒五傳爲花當生十一男又再傳而革蘭台襲職坐九勞長爲影克影克之子卽長昂今見襲都督最桀驁者也其右都督爲脫羅又兒三傳爲朶兒于又再傳而絕其別枝拾林孛羅繼之今襲者曰把斑通其所屬計之共一百五十五枝今在各路見計賞者乃二百四十七枝比前多九十二枝此

係一夷有在三五路賞討者。皆强横夷人到一路則擾一路者也。今宜稽其宗枝、嚴爲法制、令各歸一處討賞。如長昂一枝、在五路討賞、共銀若干、今總于一路賞之、可免其沿路索擾矣、劑鎮屬夷惟三衛而順義王之裔自居宣大之邊今俺答之初請封也即西置丙兎于洮河。東置趕兎于劑鎮。自長昂以下。莫不受其約束而投順矣。夫祖宗之于兀良哈、既分其衛爲三、又每衛立二都督以分其權、又分其指揮等爲數十餘處、愈分愈弱使之各自爲雄不相統攝慮至深也今舉三衛夷人盡屬强虜且東自劑鎮西至洮河以萬里之邊疆盡屬一夷之鈐轄堂堂中國曾無一人蚤見而豫憂之者今洮河已見告矣、趕兎亦復跳梁矣、

劑鎮險隘

秦築長城由山海泰寧開平而西所據地形極勝今劑鎮一帶邊墻乃國初徐達創修以爲內邊者也歷代修築垣墻署備然劑昌二鎮邊長二千三百餘里擺守之說、拙如膠柱、敗若權枯、歲歲修邊軍力未戰而先困唐太宗云隋主不能擇人守邊而築長城以疲民力、此自困之道也。今日頗蹈隋轍矣。善守之法

有三有修百里之外險者有修近邊山水之險者有修境內地險者何謂修數百里之外險舊制冬月燒荒必在四五百里之外使草根盡絕虜騎難馳先臣郭登守大同于要害之處毒其水草虜不敢侵今誠十境外擇其要路潛置毒藥人飲水既死馬食草即斃尚安有一人一騎能內侵者乎如山海關外大古路口南行則犯遼之前屯北行則犯石門諸處乃總路也于此置毒則遼及石門皆可安枕矣又如石門寨外大梯子嶺離邊四十餘里東西寬漫有橫山一道舊置柞木攔寨于此置毒則義院口地方可大舉

者虜不能至矣按古兵法軍行則防毒凡入敵境則先審其水草蓋行軍者慮毒之難防故設五術以察之即使北虜精通兵法識毒而不來亦爲上策何乃置之不講乎但口外之水多涼入內地毒其上流須分輕重所用毒藥有經七日流三四百里而解者有經半月流千里而解者有經月餘流數千里而解者此皆用草狠毒之屬隨煉之生熟而分毒之輕重南人有素習之者水入中國近則用輕藥遠則用重藥不入中國者雖用砒礵可也何謂修近邊山水之險劉鎮一帶重山疊障處處有險凡軍馬行兩山之間

兵家謂之圍地虜人其中吾斷其前後盡成擒矣虜人所以敢于犯難而不顧者欺吾無人也向嘗薄遊薊門見口外諸山兩頭狹而中間濶如孔明之葫蘆谷者甚衆即兩頭不狹者修而隘之爲力甚易中間之山低則增之坦則剔脩成險隘積滾木礮石于上使虜知而不來可也來則雖有武騎千羣盡爲網中之禽穽中之獸矣如古北口外地方平衍無山可恃則當引潮河之水周圍設險往來之處明則架木爲橋暗則設坑鋪板使虜知而不來可也來則送死無疑矣昔李存孝力敵萬人李克用掘塹守之塹成飛走不能越存孝遂技窮而請降此已事之明驗也何謂修境內地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古北口由黃榆溝入歷白羊口橫嶺原從古北口出三十四年犯馬蘭谷由龍鬬谷入由鮎魚口出三十六年犯燕河路由鷄鳴山入由冷口出三十七年犯臺頭路由界嶺口入由青山出夫山川在我險隘在我虜每大舉往來出入皆得其宜若素習者惟其嚮道明而地里熟也我則險隘扼塞茫然不知甚至敗而奔北亦不知去向今須將諸路可入可出之處一一勘明如從某山入料其必于某處劄營某處搶掠某處奔回吾軍

當于何處堵截何處夾攻某水可以灌某河可以阻有未備者開渠設險務使戎馬難馳又畧倣古井田之意有溝有洫無事則教軍耕作虜至則藉水成圍此禦虜萬全之計也

三鎮形勢總說

部落渙散强逼邀求永清二酋久鄙優賜志望無壓而又姻連上蠻意窺遼左平居虜情之難處則宣府爲上大同次之山西又次之止隔一墻烟火在望鐵騎馳騁頃刻即至況老酋聚牧各部皈嚮虜情所根呼吸異態則大同爲最山西次之宣府又次之山川磽瘠士民貧困板升降入親戚潛通撫臣既達人心易搖況太原河東久所垂涎萬一有變內外合發則山西爲先大同次之宣府又次之在宣府撫七而戰三處黃把車史之夷其險絶之山川稍可恃也大同守一而戰九墻但據其零犯而不能阻其大舉自非重兵無以防其四突而拒其奄至也山西撫三而守七蓋以虜之市馬在山西爲寡然偏老孤危西河乘水春冬皆防也以大同一鎮言之九萬之額則老弱疲癃悉在其中其有馬勝戈者約可四萬而堪責以戰者僅一萬餘人以此欲守六百里長邊則誰能辦

之

六關總叙

居庸隸薊州紫荊倒馬隸保定鴈門編頭寧武隸山西巡撫居庸等關本大行山與鴈門諸山相斷數百里鴈門亘南北大行絶東西表裏縱横左右縈帶閼狄藩華險由天造山西自井陘西北數百里崇岡復嶂扼爲居庸迤邐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入陵在焉外拒四海沿潮河川古北口去虜不遠故居庸爲京師北門居庸左轉益魚陽盧龍當山海之際古渝關也控約遼東西右循太行西南以往包絡數十城皆平原沃野北倚上谷雲中皆宿重兵居庸東去舊有松林數百里中有間道騎可一人即札八兒道元兵趨南口者紫荊倒馬二關隘口既多守備不能專內連真定保定大名古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爲之限隔騎兵便馳逐南並井陘出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成列東更順德廣平遂入齊魯下江淮鴈門三關山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畧太原北境西盡雁河之濱鴈門稱絶險虜入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鴈門當其衝寧武諸營堡不甚險隘虜往往由蕎麥川野猪口入婦女畜産驅逐已出塞而遊兵

百里赴援難矣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西北冬
備河曲東北時備大同川往時諸險塞設關夫環戍
卒荷戈守吏辨符行者脅肩曳踵左右森立正德以
後商者入賂通者奸闌廢銮鉄斤左右環立不問誰
何況驗符券嘉靖以來虜細出入至居京師習兵器
市禁物羣來旅往如履康衢防哉防哉

直隸三關

居庸關（隸劉州）所轄撞道等口墩塞七十有三城二堡三屬馬步官軍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二員名子粒米二千六十二石新增餘地折色銀三百五十兩余丁承稔米三百三十石馬四百二十二匹

東路撞道等口一十三（俱無住城橫石墻一道）共馬步官軍一百七十八員名

中路雙泉等口三十六（俱無住城橫石墻一道）共馬步官軍七百七十員名

白羊口堡（小石城一座）馬步官軍五百八十一員名馬六

十匹遞西六墩軍四十名
西路栢峪等口三十七（俱無住城橫石墻一道有鎮邊城一座內除長峪城共
馬步官軍五百三十三員名
長峪城一座馬步官軍二百七十二員名
紫荊關隸保定提督所轄沿河等口七十六厰春秋輪班
并備禦常守馬步官軍共五千八百八十六員名子
粒米一千七十四石馬四百一十二匹駄鎗馬八十
匹
外一層自東而西沿河等口五十二（內除浮圖峪口）共馬步
官軍一千三十七員名
浮圖峪口　馬步官軍四

十三員名馬八十匹
內一層自西而東白石等口二十四共馬步官軍
二百七十三員名
倒馬關隸保定提督所轄周家堡等口一百一十有五關
二屬常守備冬馬步官軍共五千八百一十三員名
子粒米一千六十石備冬騎操馬一百三十匹
東北路周家等口六十六（內除插箭嶺口）共馬步官軍四百
九十七員名
插箭嶺口　常守官軍三百員名
西南路龍泉等口五十一　共馬步官軍一千四百

四十一員名

三關處置

居庸諸關本太行山與鴈門諸山相斷數百里鴈門
亘南北大行、絶東西、表裏縱橫左右縈帶、闕狹藩華
時用大矣、
居庸號北門山形左轉盡魚陽盧龍當山海之際爲
榆關控約遼東西、右循大行、西南以往、包絡數十城、
皆平原沃野、北連上谷雲中、皆宿重兵、表裏維固、真
天險哉、西山自井陘西地數百里、崇岡複嶂扼爲居
庸迤邐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七陵在焉、外
拒四海治潮河川古北口、去虜不遠、備守其可忽諸
紫荆倒馬二關、臨口既多、守備不能專、內連中山、保
塞澶淵、古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爲之限
隔、騎兵便馳逐、南並井陘、接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
成列、東更鉅鹿刑洛遂、入齊魯已已之難虜有諸奪
紫荆窺臨青者不有節庵司馬殆矣、而謂國不以人
重哉、

宣府總敘

宣府、秦漢時上谷郡也古冀州之域、秦爲上谷郡、漢
晉時入金遼、爲宣德宣化州、元改名宣寧、尋爲宣德
府、淪沒于夷狄者、蓋四百餘年、我　太祖驅胡元混

一天下、盡徙其民于關內、號其地爲宣府、洪武二十六年、始置萬全都司于鎮城、統衛十九、外分五路、戍化初增羊房堡、俱鎮城耕牧之所、設兵戍守、五路各設參將一員、管堡隘要處、各設守備一員、以嚴邊防

國初常忠武王遇春、破虜于漠北、即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亭沈河賽峯黃崖四驛、接太宣古北口西桓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太宗文皇帝三犁虜庭、皆自開元與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與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永無事矣、後太寧既以與虜、與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迺徙衛于獨石、棄地三百里、上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縣遠、然長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大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警屢至焉、東路永寧四海治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治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又要地矣、邊儲一節、則員外楊守謙所論、蓋得權宜之術、守謙曰、嘗聞弘治中宣府各城粟菱之積、多至有六七年者、少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倉厥儲蓄、厄礫

塲地、鞠爲茂草、或勢家佃以爲業、然則飽歌騰糟之勢、安得而復見哉、邊鎮敝壞乃至此、

宣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則究運之策可行也、又按邊軍月餉法、曰折色者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者折銀六錢又曰本折間支此諸邊之通例也、然春夏之月、禾稼未登、粟價騰踊、邊臣苦於蓄積之未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平、倉廩稍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踊也、銀一錢或止易粟六七升、或四五升、是一月折銀猶不及半月之粟、如之何其不饑而疲且至死也、欲責其死綏之節不亦難哉、說者謂亦于歲例之外、每鎮發銀十餘萬兩、遇大熟之歲、則於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十七萬兩中熟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尚足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後、即于歲例內曰買者補賞仍別儲之如此則士得實惠、而所省亦且數倍、即有重大虜患、徵發旁午、緩急亦有所濟矣、

宣府鎮領衛一十有五屬所六城三馬步官軍一十二萬六千三百九十二員名通鎮馬六萬六千九百八十匹屯糧六萬二千三百零二石地糧三萬九千

一百五十三石有零團種糧一十一萬五千八百八
十六石有零公務驛傳粮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三石
稻田徵米一千一百七十二萬六
千九百七十一束

宣府總說

太祖起于淮右將與元人除殘則當引兵北向而乃
南渡江者以元人未可與爭鋒而以淮泗之兵取江
南則易也既據金陵十六年截江而守之則江南之
財賦分毫不得北渡而元人匿因及渡河北指彼恒
不遂而無戰故嘗恭爲之說曰　太祖之渡江而南
也以强取弱及其渡河而北也以飽取饑　太祖之
定都于金陵也則以新享則賦之便故也　成祖始
封于燕至靖難之時以燕薊寧谷之兵內向遂成再
造不據已成之金陵而更都旋搆之燕京夫豈好爲
勞哉夫亦覩虜勢之尚强而慮相傳數百年之後處
于金陵則遠且忘備故舍見基而就新搆既都之後
又勤　三駕示掃除也故嘗恭爲之說曰　成祖之
移北兵而南也本守成而實兼創業及其移南都而
北也本創業而實計守成　成祖之都燕也以親享
兵馬之利故也　太祖據財賦而未嘗忘兵馬則初

年燕遼代谷之封。割肌膚之愛。以膺捍禦之寄。而中山岐陽攻取經畧。最久且備。夫亦以都在遠而尤勑其防乎。　成祖據兵馬而未嘗忘財賦。則平江之經運。河濟之轉漕。殫竭群策。悉賦江南以雲集　神都夫亦以有兵而尤急其食乎。已不戒。雖虜入居庸。而終恐兩鎮之擬其後。則所以消其久駐之念而速其出者。于山後之兵力亦有賴焉。而庚戌再肆則別由薊鎮而不敢復窺上谷矣。若使當時　嚴蹕不離於江左。親征不勤于再則一山之限。萬全之慮。未必有如今日之備者。而宣府其或有飲馬之擾乎。宣府者。京師之蔽。而獨石者。又宣府之蔽。自撫臣余子俊王儀以來。更有增益。然中路之實未塞。則葛峪之敗可懲。於是督臣萬達疏曰長城之役西路張家口洗馬林西陽河諸處宣府最急者也。中路葛峪常峪青邊羊房趙川東路別寧四海沿諸處宣府次急者也。最急者宜督軍夫舉役。次急者以待乘塞之兵審財量力。期于有成而已。中路既城。然自四海治而西至永寧。自滴水崖而東南至龍門。不扼其塞。則京後尚孤。于是萬達又疏曰。自永寧墩歷鵰鶚長安嶺龍門衛至六臺子墩。別爲創修內垣一道。與北路新墻連

而爲一北路原額官軍不輕內調內垣乘守永措兵
馬蓋不止備金湯之設崇虎豹在山之威亦且成首
尾之形收率然相應之利也東路既成而龍門黑峪
之路不通則應援之徑未便于是督臣逢時撫臣光
合疏曰北路東南外山起龍門所之盤道墩以迄靖
朔保之大衙口延亘一百餘里山勢高峻誠爲天險
若遂爲修墻斬崖則滴水靖胡既有柞口之內邊又
設盤道之重險虜騎自漢入犯有警自龍門之黑峪
以達寧遠邊內經行止三十里北路之兵由此以入
衛南山東路之兵由此以出援獨石皆可朝發而暮
至獨石孤懸勢相聯絡先是嘉靖二十九年虜騎自
薊入犯諸臣始議掣宣大之兵馬以衛南山督撫移
鎮懷來老師費財而虜終以險絕不至于是督臣崇
古疏曰諸臣原議每年春秋盡掣宣大山西之兵併
守南山在山西則往返千里士馬疲勞致踈本境之
防宣大則內顧外踈供飽耗費坐失各路之守是掣
門戶之兵以守堂奧棄其所必攻而守其所不攻以
衛京陵則忠矣以籌邊則非策矣宣大各守其境
雖未能阻虜之不入而猶可邀于境上南山幾輔
可保無虞宣大掣兵內防則虜可直至山後而藩籬

愈壞是守宣大乃所以奠南山守南山乃將以棄宣大也自是罷宣大援南山而督臣不至懷來歲所省不貲也或曰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徙三衛以入大寧之巢穴不除則當通宣遼以爲絕塞

陽和事宜

陽和當宣大兩鎮之交總督從中節制則遠近之勢既均緩急之應亦便今乃擁聚兵馬久住懷來不亦左乎南山在宣府近京之地精兵宜守邊隅則對壘之戒日嚴長駕之威亦壯今乃外遣上谷單守南山其計不亦後乎

山西總說

宣大全理邊務而山西則半撫綏宣大之撫臣守在邊而山西之撫臣駐於腹裏此其所以異也山西之守疆與大同相爲聯絡本一省事也自寧鴈既以爲閫而大同又或不足爲蔽虜一闖入責相牽連于是始有分守之議邊計之誤莫謬于是然計當時虜患正據王議者以爲重門待暴王政所不廢而再設寧鴈其後更增平型居常視之誠兩門戶也然使山西退守寧鴈而遂棄其責于大同可也虜越大同而後至寧鴈至寧鴈則責山西是矣而偏老之失守山西

其容無罪乎是大同撫臣一其責而山西乃二其責矣此撫臣之所獨難者也悉寧鴈見在之衆而一偏老以爲資則無守而不固今既分其力而退守則見分者以寡而成弱退守者合狹而就廣是守偏成或萬有一之能固而守寧鴈則惟虜之不入已矣則山西失守之責可坐而策也且山西之三邊與陝西之三邊一也寧夏延綏甘肅之撫臣則分自陝西而同開府於陝西之境者也有延寧甘固四鎮則不當腹有陝西撫臣然而終不能罷者良以撫臣之不可兼邊計也而山西撫臣獨使其春在省而秋在邊然則陝西撫臣于延綏甘肅達矣而于寧夏爲近獨不可使春還長安而秋駐寧夏乎而寧夏之撫臣亦終未嘗罷不設也偏老之孤危本不可與寧鴈之腹裏竝列爲封守而卒以竝列者以責之一人故也寧鴈之設關過也而以責之一人非也偏老之有寧鴈猶宣府之有居庸大同之有紫荊居庸不屬宣府而責之順天紫荊不隸大同而責之保定此所以爲重門也而今山西乃責之一人若以爲其足以辦偏老則凡乎居之所以增兵設將爲寧鴈之計者舉爲冗濫無益之費若以爲防其不能而姑設之也則何以異夫

今之縣令責其輯牧里戶矣而又許其別派於民以備逃亡之額也虜入偏老繩之以邊臣失守之法且曰　朝廷先已許我退守寧鴈矣里戶逃亡繩之以有司失牧之法彼且曰監司先已許我別派備逃亡矣可不可也今山西之民歲輸之三關與大同者以萬曆元年新收考之在大同者八十七萬五百有餘在三關者四十一萬四千七百有餘而此外無名之費不與焉山西之民所以倪首而輸者以其足蔽我以生也而辛丑之驚澤潞壬子之犯太原丁卯之攻石州殘破之慘有不忍聞者即今保定之民僅供紫荊得太同之敵而無大同之輸山西以全晉之力仰給三關乃猶不免于被虜也茲豈非設官分守之有未詳乎故愚乞　陛下割偏老以南寧鴈以北特設一巡撫而專委之以邊計而宣大而開封府于偏關以總兵駐老營以副總兵駐河曲自平型北樓鴈門寧武而北悉以隸之移寧武道于偏關以爲分守而岢嵐保德等州縣專屬偏關巡撫如朔應之于大同山西都御史罷其軍務但專巡撫畫關南而守之使得其整暇與監司冀南河東守令共圖所以輕徭均賦以休吾民者而供三關萬一有警則親提大原汾

州二營之兵以守鴈門而甚急則更調各州縣之兵
以遏衝突偏關參將換駐寧武其鴈門以北巡按事
宜亦或以并于宣大而山西一應派額應輸三關者
俱仍其舊此非臆說也設巡撫于偏老而不涉省城
所以視延寧甘肅之例也割關南以屬山西而不使
其與關北之邊防所以視保定順天之例也如此裁
地而守之在邊臣專其責于沿邊也則尺寸在轄固
爲近而易圖在山西專其責于關南也則撫守俱舉
不以遠而或誤今撫臣遠在省城而總兵遼處寧武
以陸百里之邊付之副使與副將虜人方款貢已矣
萬一狼心勿逞烽火再燔東之宣大西之延寧皆以
撫臣專鷹其責而獨山西一省疎其中空而誤于遥
制是使全晉之背開一謾藏之竇而以大同河東誨
盜餌虜也是時雖罪百撫臣將何救乎竊計必如此
而後九邊皆密而無隙必如此而後三關重設爲非
虛且自添撫臣一員之外不增一卒不加一將而坐
收全宇即增一巡撫不免于廩餼吏書紙劄之供計
亦三五百金但取之山西巡撫每歲移駐兩司府州
縣往來參謁之費而足使山西得並于陝西保定以
下爲治而壯京師之右臂是將大有利于　社稷

山西外三關

鴈門關所轄水峪等堡一十九馬步官軍一萬一千四百六十一員名子粒米三千八百三十石馬七千五百匹草四月至十月不支草料軍自行放牧

寧武關所轄羊房等堡十一馬步官軍一萬八百二十二員名子粒米二百七石馬六千一百九十九匹草十一月至三月支每匹每月支草三十束料九斗

偏頭關所轄羅漢等堡二十八馬步官軍一萬一千二百二十八員名子粒米二千一百九十石馬六千七十五匹草同上

三關險隘

鴈門稱絶險虜入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鴈門當其衝矣、幽微之兵出紫荆榮其左、延寧之兵度黄河拂其右、虜可邀也、昔李牧守鴈門、誘匈奴入張左右翼擊之、大捷、

東受降城在廢東勝州東北八里○中受降城在大同府城西北五百里秦漢九原縣地○西受降城在古豐州西北八十里相距各數百里

鴈門關廻冀之北境舜巡狩至恒山始啟鴈門趙孝成王使李牧備匈奴、國初設關于、此以嚴鎖鑰、蓋

重之也、

寧武處三關之中、當華夷之要、衝爲東西之援應、實陽方溫嶺神池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岢嵐以一守備一千戶居之自偏頭徂鴈門似落寞矣、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二

圖書編

邊類

大同總叙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衍東至枳兒嶺、西至舉之寇、國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東西二路、北設二邊、拱衛鎮城、故多大達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比二邊俱壞、虜直抵鎮城、況虜在套中、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纔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

偏頭寧武鴈門自西延東三關竝盡西盡黃河東岸抵大同西路雖太原北境要害之地與眞定相爲唇齒非惟山西重鎮而畿輔之地安危係焉況達官達舍多安置眞保河間等府子孫世受國恩臣服効力固無他志但同本原性習尚在世終與合故三關疆域所係非輕與宣大竝稱重鎮焉黃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邊典和開平相聯逼爲一邊外狹內寬復設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十八隘口于內以爲重險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關未爲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開平俱失三關獨當其衝時無往牧之虜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後虜往套中地勢平漫偏頭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地方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踐歲無虛日保障爲難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右衂口尤急河岸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先年以山西巡撫駐劄偏頭關又各設守備一員以備調度嘉靖十九年胡虜充斥三關不能禦近議于朔代之間設重臣一員總督宣大三關亦如陝西固原之制又按三關東十八隘口又東紫荊關又東居庸關山勢連亘實天設之險爲京師近藩往年

紫荊居庸可踰而今不可踰者以其增築修鑿之工多而其險備也使今之三關亦如紫荊居庸胡馬敢深入乎故今之急務惟在備三關之險擇將帥練壯勇積芻糧以整深入之門戶庶山西定而畿輔之地無警矣

或謂已已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今在鎮城止供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縻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戍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爲除革此不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且不貲矣

大同鎮屬衛八所七堡五百八十三馬步官軍舍餘

土兵共五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員名糧料花布屯糧屯草及京運年例通共銀七十七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兩七錢五分屯糧一十二萬七千七百一十一石三十七萬二百一十束（每石折銀八錢）屯草一十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一束（每束折銀三分）年例銀七萬兩例鹽七萬引馬四萬六千九百四十四匹（每匹折銀三錢）山西起運夏秋二稅糧料二十九萬一千四百七十五石（每石折銀一兩）夏秋稅糧折布一十八萬二千五百匹（每匹折銀一錢）綿花絨八萬斤草二百四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每束折銀八分）河南起運小麥九萬六千石（每石折銀四錢）

大同總論

自山西老營歷沿邊接五堡而東至陽和盡大同界六百里其全壤特與虜爲鄰地則虜或在山有跋而視過者至得勝堡偕撫臣等出視市場之外則虜帳在焉呼而犒之升高北望數百里皆平曠無關闌詢之諸將云皆大虜帳也往虜未貢時近虜之郊絶無人跡雖巡按之行必架梁而後進猶有幾不免者其在今日誠邊民之快覩也中間有新工未接而舊墻尚存者則頹垣敗壁僅存形影虜馬精強可以一策而上計先年所報謂虜折墻而入者夫亦爲之名耳而豈其待於折耶夫一家之門必有藩籬烏獲而肉袒固童子之所侮也今以六百里之長邊而恃此以爲備固宜虜之長驅莫或限之使天未悔禍虜不款關則殘掠之禍率均九邊而其在大同尤未能知其所終也夫大同長邊非墻無以拒虜而墻非高三丈以上則虜且潰以入險設崇臺明烽火其使邊民並耕之穡可望成功而墻臺既完又漸修腹內之堡以防有急之聚則大同之民庶其息肩乎而全晉之屏蔽伊亦有藉也按載籍自嘉靖初年皆嘗調宣府延綏之兵以衛大同誠危之也

至庚戌以後、而始以大同之兵援薊鎮、豈所謂先其急耶、今各鎮之兵請勿入援者、謂尚欲省費爾、而在大同、則有大可念者、蓋以危迫之區、方不足以自救、而乃責之以庇鄰人、是何異人方饑餓且困、而又奪其食以與人、未知其終之不斃且死也、近以修工、亦既准免其一枝、然謂虜既貢矣、在薊亦不過以修工爾、今大同邊臺正當經始、而乃分其二千餘人之力、舍已耘人、大同入援之兵、必在所當罷、即不終罷者、且暫留以爲六百里見急之工、限完而再調可也、是同據一郡、雖無起運而有存留、民之被殺者其戶絕矣、而派有定額、甲去則乙之存者爲之賠、殺者多而賠者少、久之則并乙而疲、不免于疲且逃是相率而盡之術也、清理戶之額而爲之均可也、大同之所謂存留者、要以供　王府祿米爾、初年以見在之額派、大同列邑、以爲之供、其數正相適也、今民之輸者日有減耗、干虜而　宗藩給祿之額、則且百倍于初、如開封桂林、同爲急切然彼爲一省、尚可或括或借、以紓其急、而大同則一府且邊也、置數千人於城中而使其枵腹則何以善後

河套敘　河套特邊防之一然爲國家要害所係故復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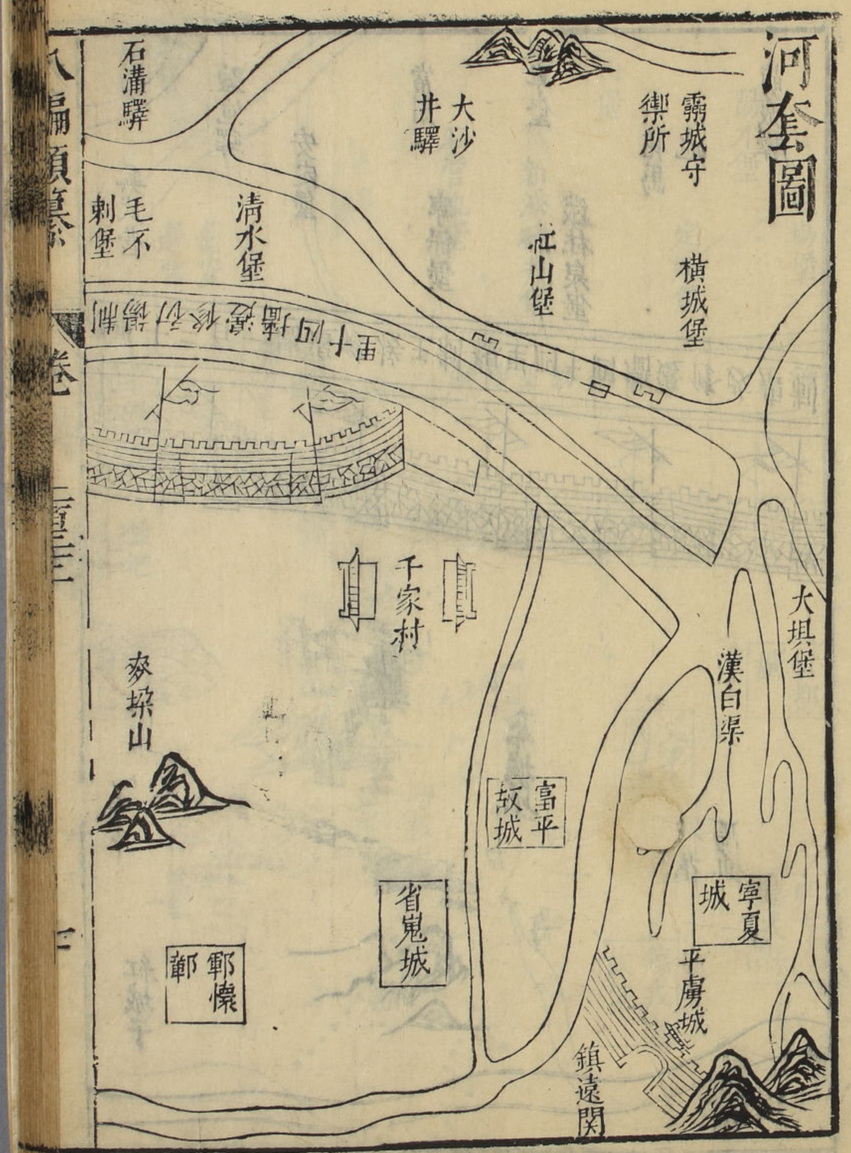
河套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墻、北至邊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浸失其險、虜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創緣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綏德慶陽三延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嚮道、固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爲邊境剏膚之害矣、

防河套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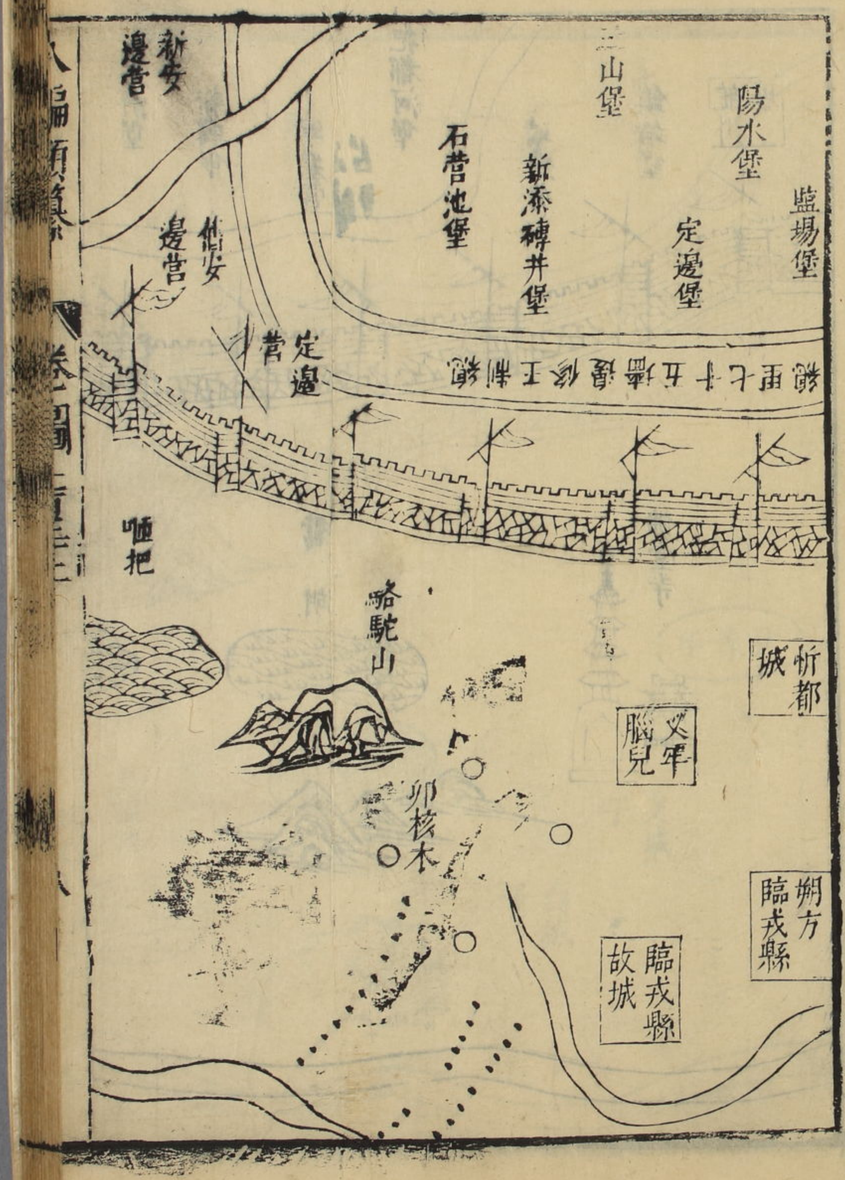
成化二年三月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踈、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遊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菱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於偏頭關東勝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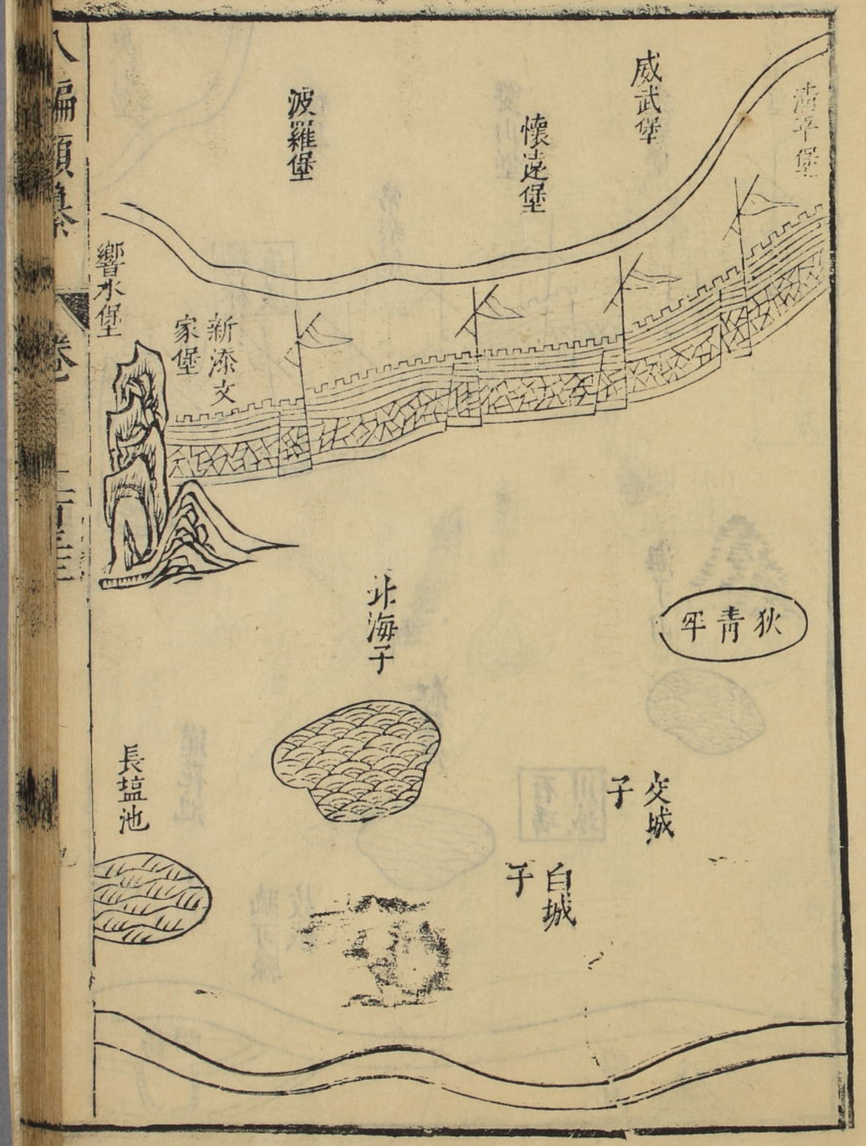
復套事楊琚言之非始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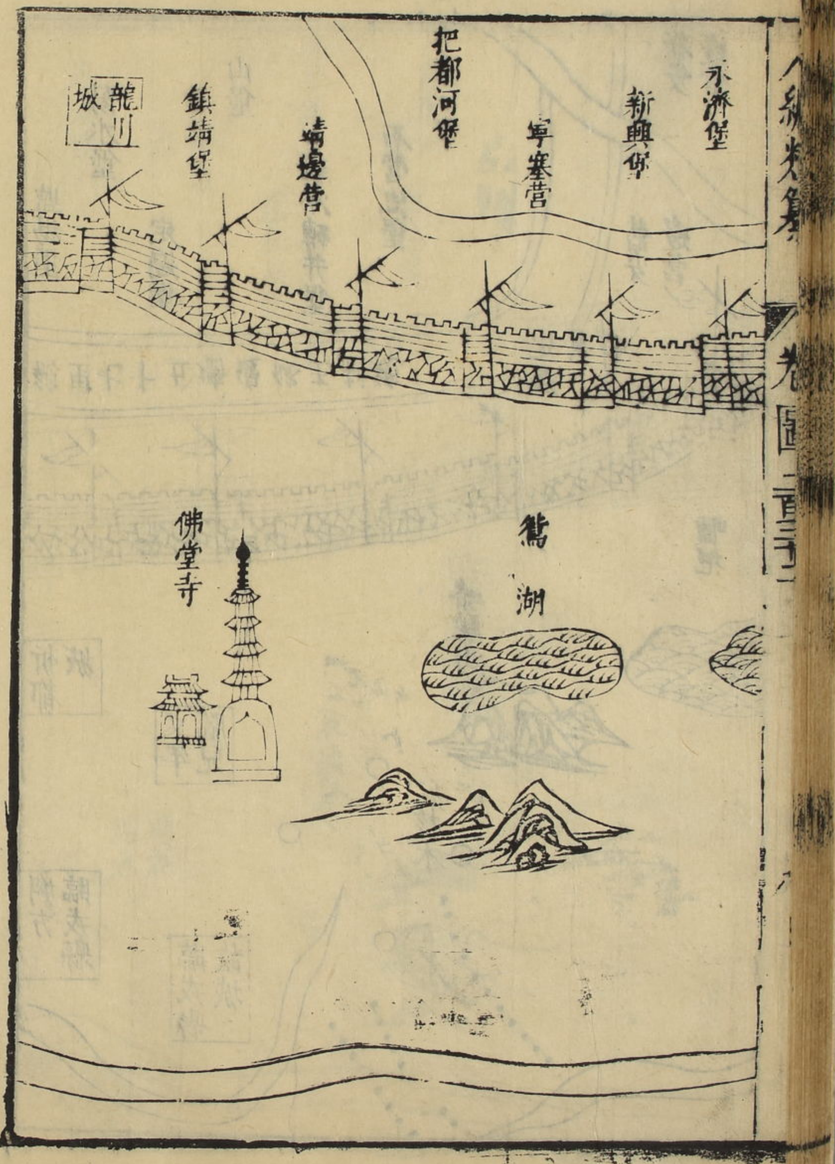
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回回墓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觜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徙直道實爲邊防之長策按薛應旂曰嘗歷延綏慶陽二境往復於偏頭關花馬池二千里間凡諸營堡咸爲稽考詢之將者故老猶皆記憶楊珚之策且曰曾銑幾於復套其計蓋不出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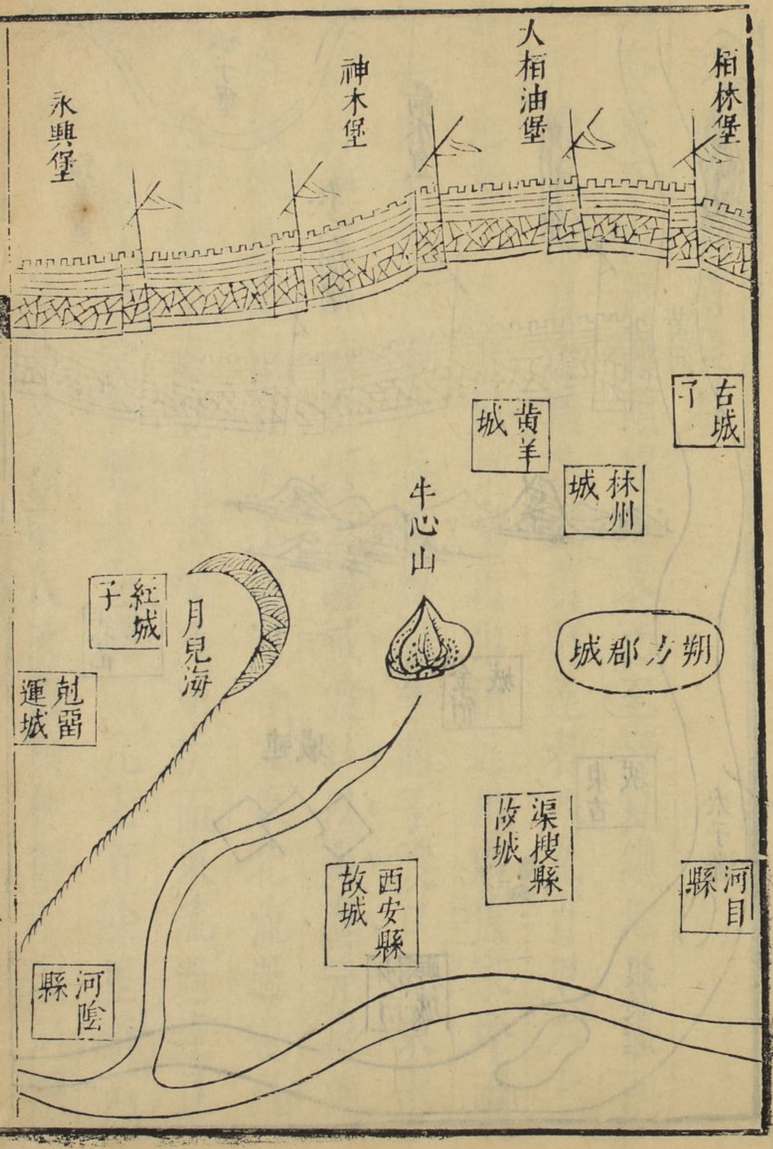

興武營
鹽邊驛
安定堡
常川
寧保堡
隱寧堡
鐵柱泉堡
花馬
池
鹽州驛
總里十三日一塘遞修築王制總里四十四塘遞修改唐制
翠城路
指花
馬山
紅城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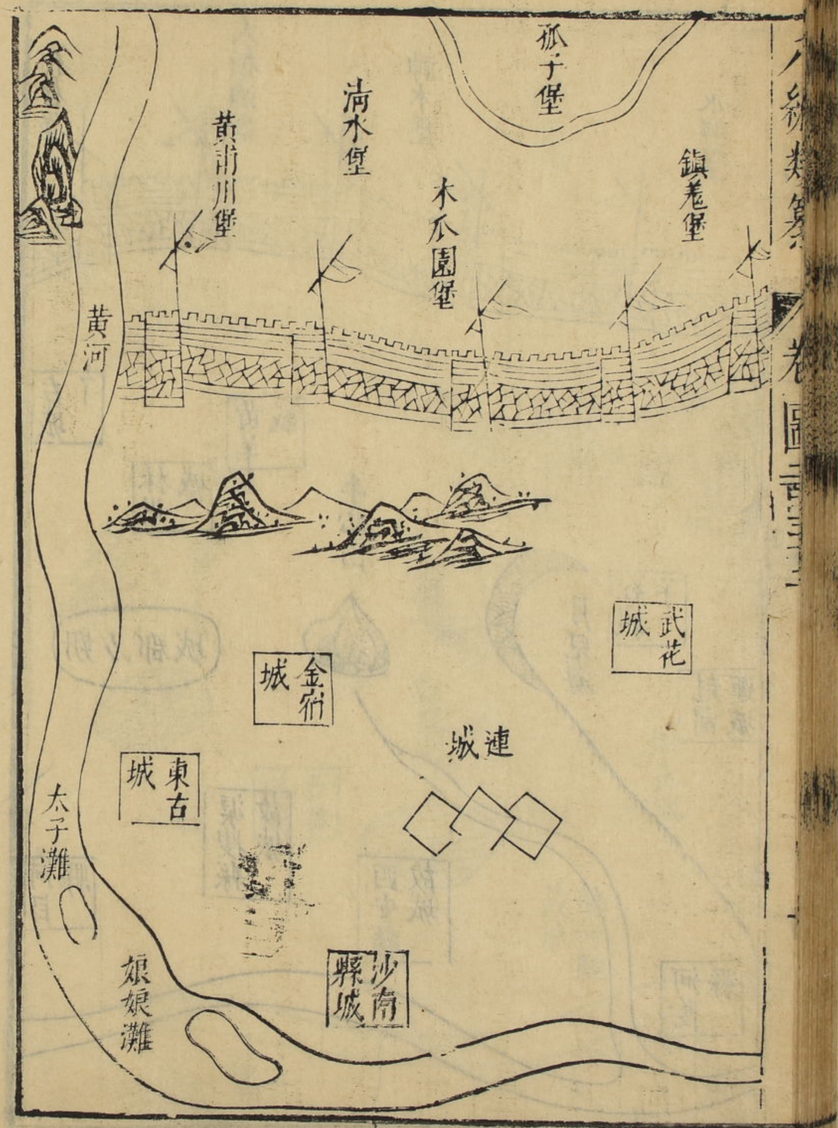

鹽場堡
陽水堡
定邊堡
三山堡
新漆磚井堡
石營池堡
總里七十五塘遞修王制總
新安邊營
定邊營
新安邊營
唖把
駱駝山
忻都城
乂平腦兒
卯核木
朔方臨戎縣
臨戎縣故城


威武堡
清平堡
波羅堡
懷遠堡
響水堡
新添文家堡
北海子
秋青平
長蓝池
交城子
白城子


永濟堡
新興邨
把都河堡
寧塞营
靖邊营
鎮靖堡
龍川城
佛堂寺
鴛湖


奧河堡
德堡
雙山堡
常樂堡
建安堡
高家堡
榆林鎮城
海子山
紅鹽池
蓮花池
石碻川城
臨河縣故城
高關
陽山


永興堡
神木堡
大桓油堡
桓林堡
古城子
黃羊城
林州城
牛心山
朔方郡城
紅城子
月兒海
剋留運城
渠搜縣故城
西安縣故城
河目縣
河陰縣



河套地虜衰畧

河套東至山西偏頭關地畧西至寧夏鎮地界東西二千餘里南自邊墻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惟皇甫川稍近川南焦家坪兩岸夾山水先合後泮及娘娘灘羊圈子渡口交東水堅故虜率其衆或自坪或灘或渡口以入套元史河源附錄朱思本曰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達旦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兩受降城折而東流過達旦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又西南入陝西榆林衛境然河源

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自寧夏過達旦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也、

河套處置

昔秦取其地、募內郡貧民充實其中、然政教不聞故卒沒入匈奴、漢武時、復取其地、立朔方郡縣、募民徙者十萬口、及山東大水、徙其貧民于中者、又七十餘萬口、自是隴西北地河西胡寇益少、然當其時、皆仰給縣官、使者分護費以億計、其後政教未聞亦終沒入匈奴

河套事宜

宋史稱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淑圃雜記謂近時關中大饑流民入其中求活者甚衆踰年纔復業、九邊圖亦謂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圖獵之利地方富庶稱雄鎮焉此數言鑿鑿皆實也葉文莊議乃謂不可駐牧耕種未之究矣

曾總督復河套疏

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驅逐胡元遠遁漠北　成祖文皇帝三犁虜庭餘孽奔亡幾千里救亦不暇當是時薄海內外皆入版圖豈界河套已乎後以東勝孤

遠撤之內宗復改榆林爲鎮城方初徙時套內無虜上地沃膏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河守乃區區於榆林之築此時虜勢未大猶可委也失此不爲弘治八年虜編筏渡河剽掠官軍牧馬十二年擁衆入寇自後常牧套內侵擾中原　孝廟有欲復之志而未逮至　武廟常欲征之而未能切使虜酋吉囊得以據爲巢穴禍根既種竊發無時出套則賊寇宣大三關京師震恐入套則寇延寧甘固生民塗毒此撥亂之功　天將有意于我　皇上乎築邊之議爲四十年之謀也虜在套中生長日盛病根尚在爲患無期不防則爲無險防之則兵力坐困有餘在賊不足在我譬之作隄壅水一朝潰決則汎濫不支矣若夫復套振武揚威殲彼醜寇驅其餘黨置諸大漠臨河作障天險爲池　皇陵既昭賊膽應裂狼顧脅息雖數輕肆侵軼警之大禹治水以海爲壑而水歸其所不至橫流此社稷之計也然河套既復猶兼修邊之工若距榆林以爲邊則河套永棄虜患何時而息乎復套之舉　國之重務人之謀日須得兵三十餘萬馬步水陸齊驅並進裹糧二百萬石兼折銀三百萬兩一舉破賊驅之出境即沿河修築

城垣界守、此一說也、臣以爲此謀須善、其勢實難、今三邊之兵、可用者不滿六萬、如調他鎮、顧此失彼、三十萬衆、徒爾煩勞、其難一也、倉庫空乏、上下交困、銀穀累五百萬、一朝畢集、勢不易能、其難二也、一戰勝賊、賊未膽落、輒興板築、師徒易撓、其難三也、臣則以爲憫生民之陷溺而與之除暴、疾醜虜之猾夏而因之正名、爰整雄師、張皇義旅、奚煩兵力之多、雖在兵精食足以時、而春蒐于套、秋守於邊、如是三年、虜勢必折俟其遠遁、然後拒河爲城分番哨守、則人力不困、財用不竭、而河套可復、既而移撫鎮以制之、立行都司并衛所州郡以屬之、又設巡守兵備道以理之、凡江淮之北、各省有犯該邊衛及烟瘴充軍者、皆定發於衛所、犯罪外爲民者、皆定發於州郡、將套中之地、預爲踏撥、多立魚鱗籍冊以防日後弊端、每軍民一戶、給田二頃、俾之歲耕一頃、閑一頃、是爲間田以養餘力、其沿邊軍民、亦出召募、有願守邊者皆給以田、引黃河之水爲大小之渠、渠以灌田、可備旱潦、高黍下稻、任土所宜、數年之後、套地可盡墾、而又訪井田之意、廣溝洫之制、吾民易于稼穡、勇于驅馳、既臨河設險、夏秋決難侵犯、我得耕稼矣、比及河凍、農事

已竣、乃于講武之時、爲禦虜之計、民不告勞、農不告
費、行之既久、則河湟之地、不異中州、此規模節目之
大畧也、乞　勅該部預爲料理、三年之後、舉而措之、
俟其膽畧漸雄于焉昭　盛明無外之慶、闡　皇上
救民之仁、多給楊文、標示牌額、遍置套中、以開來降
之路、以歸被虜之民、然後興問罪之師、舉三年之役、
則順天以動豫在師中吉矣虜之據有河套也、逐水草
以往、牧獵禽獸以馳騁、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黨
類、動數十萬、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寇
之時勢、我不得而與之也、及其入套深冬涸寒、水草
枯凍、又皆各就住牧、其勢自分、且馬無宿蓄、漸至羸
瘠、比及春深賊因以弱我則訓練强兵、攢槽秣馬、營
伍整肅、火器精利、此我之時勢、虜不得而與之也、今
之禦邊者、虜弱不乘、因仍怠怯、虜强莫禦、苟且支吾
坐失軍機、所以有敗而無勝臣願練兵六萬、再調山
東鎗手二千、多備矢石、每于春夏之間、水陸並進、直
抵虜巢、乘其無備、我聚而攻、彼分而守、材官騁發、矢
道同的、砲火激烈、電掣雷轟、賊縱有援、旬月斯集、目
前震蕩、勢必難支、此窺敵觀變、潛深叅伍之術、臣亦
計之審矣、仍乞　命下宣大山西總督撫鎮等官調

度各鎮兵馬、嚴加隄備、耀武揚威、以防河東往牧之寇、倘套賊敗北、必將逾河而逃、厲兵秣馬、又可以牧斬獲之功、所謂犄角之勢以全取勝之道也、臣昔提督山西三關、嘗造盞口砲六十個、長管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小鐵銃二千根、生鐵作砲子十萬個、焰硝十五萬斤、硫黃三萬斤、砲鐵鉛子大小二十五萬斤、弓矢盾架、相爲表裏、庶可鞭撻此胡、恢復故壤、然此特一年之具爾、三四年間、如飛砲硝黃鉛子之類、又須陸續補其缺壞、

陝西三邊四鎮漕運

關陝所需者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今監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夫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兌當今陸運之害、奚啻萬

萬也況今河運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運漕河可通陝西及鳳翔華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揆漕河務在疏通

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鬭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覆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于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十五號爲土兵每名量免戶租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由是土兵强盛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矣

按此土兵之法不但可行于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不困於賦役而心皆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雖欲入誰爲嚮導

整飭邊備兵書王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涼

邊備東自黃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
池東西縈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
障止藉墩臺城堡爲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
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
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
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抵慶
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面沿邊一帶墩
臺稀疎空濶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
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
那移庶幾可守越今聲息稍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

木石候春暖土開併力興工府谷堡移出芭州舊城
東村堡移出高漢嶺嚮水堡移出黑河山土門堡移
出十頃坪大兎猾堡移出嚮鈴塔白落城堡移出甑
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庄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
草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
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于各該交地界名厓寺子
三眼泉柳樹澗兎剅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
梁堡摘官軍哨守又各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
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接連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
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懸俱于附近官軍量

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逵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
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爲溝墻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
路因其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客
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于策應可以
搥振軍威矣從之

臣於六月巡歷該鎮邊垣一千五百餘里見其舊墻
創於成化年間業已低薄八十年來日就傾圮曾無
一人增垛土者延綏邊墻東自黃甫川起至榆林雙
山堡計五百九十六里自雙山堡起至龍州堡計四
百九十八里自龍州堡起西抵定邊營計四百四十
里實計應築邊墻一千五百三十四里有零臣願以
千五百里之地分爲一十五段該每段墻百里每里
築墻高一丈九尺底厚二丈二尺收頂一丈五尺外
女墻高四尺五寸內女墻高三尺每里築一敵臺臺
下濶五丈收頂四丈厚加之高并垛墻共三丈上蓋
平房一間即以官軍四十名守此一里之地有險有
人矣自一里以至于百里皆然也但于百里適中去
處除有舊堡外如無堡者相機築堡建營房三千間
官廳三座各五間官軍三千人統之者副參或遊擊
將軍也副參遊擊之外仍設把總坐堡官二員以守

之千百里之中量築小堡以居守邊之兵蓋邊臺窩
遠或大堡不足以容故此堡亦不可少亦各設把總
坐堡官一員以守之又於其間相度便開閘門者二
重門疊塹扃鑰完固通哨探出奇伏皆于此門凡一
百里之間其軍馬臺堡攻擊防禦之事皆副叅遊擊
統之而各把總坐堡分任之此第一段邊圍之畧也
自第二段以至第十五段可類推矣大率百里之間
爲偏將者二爲把總坐堡者各三爲哨總中軍者五
爲管隊者六十自偏將以至管隊官所管共三千人
皆給馬以備應援加以守墻步兵四千人共七千餘

人通千五百里而計之自偏將以下官軍共該一十
萬六千八百餘人內馬軍四萬六千餘人步軍六萬
餘人而總攝之以撫鎮大臣則馬步相兼遠近聯絡
有邊墻敵臺以爲憑據有墩煌烽燧以爲瞭望有堡
寨營房以爲居處有軍火器械以爲攻擊又除墾田
以備屯政以資衣食墻外一里復鑿一濠濠之深濶
皆期二丈所取之土即以築墻墻高池深零賊毋敢
近邊旣有深息必大舉之賊乎夫賊之大舉也動稱
十數萬衆傳報營勢橫長五六十里縱使併力而來
一擁而至我之一將所守之邊高城深池百里之間

既有七千餘人、又調墻左右者五十里、內馬兵援之可得官軍各三千員名、其調遣也、俱於墻邊往來、如斬崖陡峻處、亦必架鑿通道、以便應援、夫以應援之官軍、合本處分守之官軍、大約可得一萬三千員名、以數十里之墻、計其垛口、不過數千、殆二三人而守一垛口、且火器弓弩、長短相雜、更休迭應、聲勢自爾百倍、我軍居高而有據、虜賊仰面而受兵、其何能飛度乎、是大將居中、聞報策應、更調鄰堡之兵、或助勢以堅守、或設伏以出奇、爲兩翼之勢、出闇門之外、賊不知其所攻矣、蓋賊之所恃者馬、我之高墻深池限隔之、彼之強馬、弗能突矣、賊之所恃者弓箭、其發不過四五十步、我之神銃飛砲連珠佛郎、自高臨下發疎擊遠、彼之弓箭弗能抵矣、又以逸而待勞、無送往迎來之誚、以主而待客、免東徵西調之擾、備是數者必固之道也、或曰此墻一段受攻而左右五十里內守墻官軍俱來應援其勢順其應速固稱便矣若左右隣之墻缺少官軍、又誰補乎、臣曰左墻守兵須移矣、凡居右者不可移補乎、蓋須補動移千里之衆而官軍之奔馳者、皆鱗次而行、不過百里、且俱墻上往來、一時即合、一時即離非有山川險阻之限越也若

曰邊墻僅支零賊、難禦大虜、臣曰難禦大虜者、先日之邊墻也、果實加高厚之工、人致死守之力、則金湯之形克壯、而制禦之功自收、今沿邊一帶、小小村堡、有人守之、尚保無患、而況于大邊塞乎、（曾總督綏邊墻疏）

榆林總叙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興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投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吭既據、內地遂安、（但其地逼近河套、雖有邊墻、虜多充斥東自清水營、西至定邊營一帶、更爲充劇、）邊墻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九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堑山湮谷、是日夾道地利亦得矣、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亦以樵採圍獵之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于是一切芻粮始仰給腹裡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稅爲拋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爲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薪桂之謠、況有節募新軍而粮未增、尚在額內支給、又邊邑凋敝、災傷所免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嘉靖七年

鎮城餓莩幾萬、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亦無怨言、敢勇善戰虜所毒憚、廼今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今三邊芻糧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陸接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于延寧甘固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官一員主之、每年于鹽銀十餘萬、令其糴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一歸戶部邊官無得那移借貸、倘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築三城于河外、史稱其功、夫拒河爲守、尚不能固、乃能遏虜于河外其置烽堠千八百所、所須萬人而史云減戍、此皆不可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愚不知計所出矣

榆林鎮屬營六堡二十有八、馬步官軍四萬九千二百五十員名、馬二萬四千四百四十六匹、糧料一十八萬九千七百二十八石、有零民粮三千九百有零、草八十八萬一千二百六十束

榆林事宜

天順中延綏用兵日久、戶書楊昺上疏曰、阿羅出住

牧河套日入寇掠殆今三年請師古人自黃河轉運爲便倉法且言三門之上有小河可通延綏。如以所運糧草各貯水次。泝流償運庶幾不乏且可順帶解鹽數十萬以充淮課。則國利大有增益。詔悉從之然以衆議竟沮不行

榆林地乏耕牧藉于河套爲多河套失自弘治正德間數千里膏腴之地盡爲胡虜出沒榆林由是失所養榆林之守無險可據而左右援大同寧夏甚遼雖設迤左烽墩五六十迤右烽墩九十二而軍食兩缺連年告急然諸邊鎮獨榆林軍忠義無搖志且負勇

常懷復套之憤其惟苦于無糧彼識者謂得百萬金可充恢復之用矣

榆林總論

按嘗視師延綏其遺民故老咸曰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浮沙築墻終難就緒向使其檇鎮河湟逼逐套虜興此大役猶可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于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失鎖鑰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由此觀之則宣大之役臺諫交章非無自也

榆林鎮總圖說

功自鄭狠

榆林達際龍沙四無襟帶一望虜幕勢極衝險　國
初爲榆林莊本綏德衛屯所已已之變東勝失守始
築榆林城成化間套虜寇邊撫臣余子俊移延綏鎮
於榆林莊置榆林衛當時建議若王翱楊琚諸人首
以築墻垣濬溝塹建堡置墩爲關隘藩籬計子俊因
之起黃甫川抵定邊營千五百里之間堡三十有四
墩八百餘所分東中西三路爲守邊警藉以少寧及
弘治中火篩竊渡吉囊猖獗而延綏之患滋

寧夏總敘

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守
漢唐舊渠皆在厥田上上人易爲生成化以前虜患
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間更爲敵
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由花馬池之
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道矣所隸賀蘭山後虜城
出沒無時而花馬池鹽川東西三百里地勢平漫
興武營靈州一帶又套賊侵犯最必由之路築
墻畫守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
楊一清王荊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是禦寇要矣
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未盡邪
今之論者以固原爲堂奧嚮石溝至花兒岔爲二門
花馬池一帶爲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門

則堂奧無用。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收保而無由也。嘗聞弘治以前虜住套不嘗間有連歲不入者，我邊每歲于河東時決其出入，入則嚴戒出則解嚴，至氷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渾脫飛渡數萬立濟，經年住套安爲巢穴，逋逃教誘，盡知我內地虛實，此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籌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參遊，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清水武興等管，令三百里之間，旌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桂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北虜住牧套內，非昔往來不時者可比也。其保障惟以邊城爲主，達虜依水草爲居，花馬池東南一帶，惟鐵桂泉有水。又東南至梁家泉有水。又東南至甘泉紅柳榆樹等巴都，韓家長流等處有水。總制劉天和題于鐵桂泉築城，梁家泉築堡，甜水泉史巴都等處築墻，一時水源俱各據守。賊無飲馬之處，誠百世之利也。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甘涼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兵杭雄敗後山前遂爲通衢，趙瑛周尚文禦之皆敗嘗聞先襄毅云成化中敗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濫觴稍弛至正德則一故事耳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將晏然無事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爲邊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僅

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廢鎮遠關而城平虜、棄地蓋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南作墜以遏西來之寇則得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蕃內皆漢武舊地今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莊涼靖固中衛俱安枕矣先年套內零賊不時進至石馬池一帶全無耕牧自築溝鹽池及固靖各堡搶掠花百里間荒地盡耕藝牧遍野粮價亦平但內有鹹濕墻七十餘里寧夏又不肯協心防守數萬大勢套賊卒至猶不能禦內固原小邊每年修理二次亦各完備但青沙峴八十餘里俱走沙磔石節年套賊從此深入腹裏搶掠新紅等堡直北稍東總制劉天和新

築橫墻二道以圍梁家泉直北稍西舊有深險大溝一道受迤東磔山之水流于黃河長一百二十五里總制劉天和墾崖築堤二百八里五分築墻堡一十六里八分自大邊至此重險有四道矣其寧夏北賀蘭山黃河之北外有舊邊一道嘉靖十年總制王瓊于內復築邊墻一道官軍遂棄外邊不守以致邊內地田荒蕪十五年總制劉天和復修外邊防守黃河東與外邊對岸處修築長堤一道順河直抵橫城大邊墻以截套虜自東過河以入寧夏之路寧夏西倚賀蘭山天險爲固山口一十二處寬狹不等共北量長一十五里舊每口各有關墻三道今盡圮廢不修以致大虜時入搶掠

寧夏古夏州也阻山帶河四塞之地據全陝上游國初立寧夏府尋改衛以其地廣而民庶又增左屯右屯中屯前衛等衛外轄後中二衛并平虜靈州興武韋州四所巍然鉅鎮與八塞竝列而環慶開城諸

內地藉以藩籬未款之先議者患其株保于橫城而
花馬池之備竝然巨防也款市以來修築漸固而靈
韋鳴沙之間若堂奧故經制在所綏焉平虜單弱中
衛孤懸邇者次第修築若中衛之觀音口歷鎮關墩
抵黃河百八十里益已築有邊墻匪直捍中衛所以
固廣武玉泉大壩之外扃者計靡弗周而孤懸者有
所藉平虜自賀蘭抵沙湖築墻置墩而打碹歸德諸
口創建謹密則單弱者少有所恃矣唯是黑山鎮遠
本我中原土宇棄爲胡馬住牧之場苟不愿所以復之
恐平虜之守不可固莫若乘今日之款增兵以固平
虜徐以規黑山鎮遠之復使平虜絕騷動之患鎮城
兌軼宕之憂亦開疆展土之畫歟平虜城在寧夏鎮
之北百二十里益鎮城之屏蔽也北當鎮遠打碹諸
關口之衝東當套虜浮河之擾西南當汝箕大風小
風歸德鎮北宿嵬黃硤諸口之警三面受敵要害稱
最邇自賀蘭沙湖之邊築設成置墩而打碹歸德之
隘修明烽逵堠居民視昔頗稱泰寧唯是逼臨套虜
僅限一墻苟非修戰具作銃氣恐終無以自保也

寧夏事宜

愚嘗因張鎣巡撫寧夏導河溉田之事而有慨焉霍

公韜奏議謂自陝西築爲邊墻窪爲溝渠尋秦漢故
跡修復焉邊城外固溝渠內深內資灌溉外禦夷虜
全陝之利也大學士楊一清云陝西沃壤若得人力
盡闢耕之三邊軍餉不煩餽運自然饒裕愚謂今謀
國者何不按其跡行之而徒令邊士終歲脫巾袴腹
也按唐書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帝會群臣問所以
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于河
扼其入路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爲長塹遏匈奴今
可用帝乃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
治戰艦愚按北土之有長河猶南有之有大江黃河
不惟可資溉耕且可以轉漕宂以置舟師扼虜方冊
昭然奈何徒能行于昔而不能行于今

寧夏等衛圖說

冬防則山後之虜梯山斬關賀蘭之險與共之矣河
套之虜踏氷四馳黃河之險與共之矣河
衛之西北雙水泉墩至盧溝兒墩五六十里之地邊
用石砌包沙恐一挖即傾易築土邊庶于地方有實
效也守中衛者盡勉爲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三百三十三

圖書編

邊類

固原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以陝西巡撫總兵提鎮此邊、與三關事體相同）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參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爲脣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

而嚮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故愚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氷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氷馳踔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調兵防守候在氷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然則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粮不爲之處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蓋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移置下馬

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總督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固原在寧夏之南實套胡要害之地弘治間總制秦紘築內邊一條自饒陽界起至西徐斌水三百餘里自徐斌氷起西至靖虜花兒岔止長六百餘里至今每歲于二八月各修築之屹然爲關中重險東向可以顧榆林西向可以顧甘肅總兵遊擊守備皆駐劄于此猶室家之有堂奥也東之于胡也以花馬池一帶爲門戶西之于番也以西蘭一帶爲門戶門庭故有總督運籌于中總兵叅遊提兵各鎮折衝于外處置得宜全陝可恃以無憂矣事宜

固原邊鎮

固原邊政總說

固原邊鎮本羌戎故地秦闢壤爲隴西郡　國朝混一寰宇建臨鞏二府并置衛所者十二以司戎務州縣二十有三以綏吏治然其邊自寧夏中衛而西而北而南宛轉二千六百餘里益分陝之適中控制之上游也然黃河積石環于後嵫冢嘉陵距於前控番在岷而有洮陽疊川之隔禦虜在原而有金城烏蘭之壯蘭靖緊隣虜穴百步之內率皆强敵且當三秦門戶衝險爲最而河洮近邊舊無虜患自丙酉襲居莽剌川漸逼內地窺我藩籬則門庭肘腋之間生一敵國邊防多故視昔有加蘭河之兵雖强而失額頗多洮岷之兵漸增而半皆未練

靖虜古會寧地　國初設巡司統攝戍兵以防河東正統二年始置衛列乾鹽池等四堡爲安會藩籬東接寧夏西界金城北抵大小松山逼臨虜穴衝險甚矣永安堡近設守備一員達成北塞以張犄角之勢外援內應鉅患其少弭焉或云塞梁家等口之路則河套之虜不能入扼雪山水溝之險則山後之虜不能侵似亦保障之策毋以款和爲得計也

蘭州古金城郡也　國初爲蘭縣併置衛洪武三十

與靖虜同

一年、肅藩移封、而中護衛從焉、成化間、改縣爲州、外通虜穴、內屏臨鞏、乃甘肅之咽喉、秦隴之門戶也、分屯列戍、置塞周防、披山帶河、險要可據、唯是冬春氷結則中流天塹與虜共之一度洪津、便爲內境、機宜戰守、豈與諸邊一律哉、

河州、漢抱罕縣地、國初置衛、成化間、附衛爲州、洮水遶于東、積石峙于西、二十四關屏蔽內外、城塞相聯、聲援易達、獨歸德孤懸一隅、道路阻隔、又七百里而遥、然招番易馬、制定羈縻、藩籬既多、跳梁無恐、惟近年東虜丙兎諸酋渡河而南、住牧近郊、蚕食番族、環河山畜産之裔、剽掠殆盡、侵陵逼近、積石之西隴龍溝口乃諸關之門戶實通賊之要衝于此建堡築臺、以扼險要添兵置將以固關防併團聚番兵、共圖保障、聯絡歸德、用成犄角、庶幾河湟有安枕之時乎、

歸德、本西羌地也、先漢擴疆爲貴德州　國朝建守禦千戶所、設番站者七屯寨者十、蓋爲河州藩垣計也、土沃壤肥堪以屯戍、崇山疊巘、足以拒守、形勝則有餘焉、顧以彈丸之區、星懸境外、既與諸番爲伍、密邇莽剌、復與强虜爲鄰、駕馭撫處、較昔甚艱矣、且距河州七百餘里、鳥道攀緣、驛程阨阸、北望湟中、既阻

洪河南去洮陽遠隔異域兩地絶徼豈能捍禦故隴
龍溝口議添守備陀險塞衝地利既得聲聯勢接輔
車可成且招撫諸番自樹屏翰安邊保境莫此爲先
豈直歸德藉有比隣而河洮之保障亦固矣
洮州古諸戎地後周置洮陽　國家因設洮州衛軍
民指揮使司寨堡聯絡俱有官軍守禦焉境内西番
九十餘族　頒降金牌爲符易馬以示羈縻自萬曆
辛巳間將吏弛防疆圉失守以致丙酋擁衆搶番直
抵城下殺我官軍大掠而去比時過執和款竟未一
懲虜遂憑陵封固巢穴莽剌川一帶乃咸甌脫二百
年藩籬之限于我啟疆年來徵兵益戍較昔頗密而
虜居河内近在門庭況境内地方川原平曠守禦爲
難而生番中阻傳不及聞西垂重地孤危孰甚焉且海
虜入犯自歸德而來計程甚捷今之偵探乃自河州
而入歸德爲道不特倍之虜疾馳飛度速于風雨如
往事者則寇在郊關我猶坐待爲患豈細故哉新築
邊垣業已限隔華夷憑城禦侮卒難侵暴招撫生番
餌以開中借彼耳目爲我聲聞誠一舉兩得之效也
噫生番之招狹在楊砠二土官土官之駕馭在本部
之將領擇廉將以專彈壓非治洮之急哉

岷州、古隴西郡之屬、邑西魏置岷州、　國初置岷州、
衛軍民指揮使司、編戶一十七里、屯寨百五十有二、
散處于本境、及靜寧秦安清水寧遠西和五州縣之
間、其西番五十餘族、輪年貢進、以爲羈縻之術、天順
間設守備、成化以來、復設邊備副使、控制撫防之機、
日益嚴密、生熟番夷率多賓服、第海虜渡河、有不可
一日而忘備者、查永寧鎮平二堡、地當險要、增兵戍
守、亦足扼塞、
西固守禦千戶所、亦羌戎故地、　國初置所隸岷州、
境內西番七十三族、拼食屋居、與中國類、扼險設堡、
以爲屏蔽、如南峪楊家等寨者十有七城南白水江
由嶓岷而入川、城東兩河口由階文而達陝、此形勢
大較也、第番漢錯居、中外不別、貿易來往數起爭釁、
惟當事者持之以廉平、撫之以恩信、今查本城官軍
止一千三百有奇、既屬單弱、而召募之衆、半皆異類、
階州、周秦時氐羌所居、漢置武都郡、唐置階州、　國
初改階縣、旋復爲州、西有白水江、江之西南有西番
二十四族、扼險屯戍、黃鹿壩等堡則一十有三焉、藩
屏亦既周密矣、再設分守叅將兼轄西固文縣二千
戶所經制不稱備哉、

文縣古陰平道元置文州國初改縣設守禦千戶所編戶三里寨堡有十諸番環聚大小三十八族耕牧爲業文臣武將並列於一城之間馬步官軍分守於要害之地經制亦甚當矣

總論

按蘭州重地行都司八鎮自此出宋張叔夜以天都山爲守界我　朝守在定火城今亦棄去止就河外作金城關關外卽倚山較前易守榆林地乏耕種所藉河套自套失于弘治正德間數千里膏腴盡爲胡有榆林由是失所養榆林無險可據左右大同寧夏勢非所及雖設迤左烽燧五十六迤右烽燧九十二而軍食兩艱甘肅鎮自蘭州起至嘉峪關幾二千里一綫綿延戍邊糜費止欲隔絕羌胡以息其爭

莊浪衛屬堡一十一漢土馬步并召募官軍共一萬八百五十六員名馬共三千四百六十七匹糧料二萬三千九百一十三石民運糧銀三萬一千九百九十一兩二錢兼支銀四千四百四兩四錢鹽糧一萬四千四百四十九石三斗鹽糧銀四千六百五十兩草二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四束布一萬一千一百八匹棉花四千一百六十五觔

西寧衛屬所一堡五馬步并召募官軍八千五百員
名馬并新買共四千七十二匹糧料三萬三千四
百一石有零鹽糧五千三十八石四斗草三十七
萬二千七百九十一束年例銀二萬五千四百五
十兩七錢布一萬九千六百五十四匹棉花七千
四百六十四觔
涼州衛屬所一堡八馬步官軍一萬八百五十八員
名馬二千五百二匹糧料四萬五千五百二十三
石七斗四升民運本折色粮銀四萬一千三百九
兩三錢八分鹽糧一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九斗
二升草四十一萬五千一百八十六束年例銀二
萬兩兼支銀三十三兩三錢七分布一萬九千九
百六十四匹綿花八千四十五觔
鎮番衛屬堡二馬步官軍四千九員名馬一千四百
七匹糧料七千四百三十八石有零民運本折色
糧銀五千二百一十二兩鹽糧一萬三千四百二
十一石一斗草一十八萬九千九十七束布九千
八百一十六疋綿花三千七百一十五觔
永昌衛屬堡五馬步官軍八百三十二員名馬一千
三百三十九匹糧料一萬四千八百三十九石民

運本折色糧銀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九兩四錢五
分鹽糧一萬三千六百一石三斗草一十三萬五
千八百一十七束布八千四百零四疋棉花三千
一百五十一觔

五涼沿革附

晉時張軌據河西（今甘州）爲前涼、呂光繼之爲後涼、李
暠遷酒泉（今之肅州、去肅州八百里、今没于狄）號西涼、沮渠
蒙遜據張掖（今鎮番衛）號北涼、禿髮烏孤據姑臧（今之
西寧）號南涼、唐呂温詩樓高望五涼、
杜氏通典論涼州云、地勢之險、可以自保于一隅、財
富之殷、可以無求於中國故五涼相繼與五胡角立
中州人士避難者多往依之蓋其風土之可樂如此
唐帝驀詩曰、賀蘭山下果園成、塞北江南舊有名稱
其爲塞北之江南以此、
按涼州各衛即五涼故地在漢爲武威郡及甘肅一
帶即漢張掖酒泉燉煌數郡、形勝峻險、風氣强勁、且
多産良馬而土之所宜、自足供贍一方、不必取辦中
國故五涼與五胡相終始元昊亦與宋相頡頏何嘗
假給中土之餉餽哉自唐末失之吐番、至我　朝始
復其故地置各衛以相聯屬獨燉煌在嘉峪關外、棄

與西番已失策矣昔趙充國之屯田王毛仲之廐牧迄今猶頌之苟曰不然地獨非五涼元昊之舊而充國毛仲何人哉或曰榆林固原花馬池當盡屬之總督莫若移陝西撫院于臨洮并撫綏河西各衛是亦一策也

莊涼要害

紅城當莊浪西寧之中可使策應而苦水黑山是其外護鎮番爲涼州永昌門戶六堡紅沙又鎮番要害而長草湖一帶尤爲入寇之衝其地雖有險可據但在湯州二百里之外四面受敵尤極孤危

洮州鎮屬衛一關五寨二堡二十四馬步官軍六千一百七十五員名新舊召選舍人土兵民夫八百名馬三千七百一十六匹各處民運糧三萬五千九百六石有零草八千七百五十九束民屯糧三千一百四十九石有零布八千四百疋綿花三千三百觔

岷州鎮屬衛一所三寨七十堡八馬步官軍一萬四千九百三十八員名召募民壯四百四十五名馬二千一百九十二疋各處民運糧折銀二萬九千五百八十七兩三錢三分額徵民屯糧二萬八千

五百九千四石有零布三萬七千七百五十一疋
綿花一千三百二十二觔草二萬三千一百九十
束
河州鎮屬衛一所一關二十四堡三馬步官軍九千
二百一十七員名新舊召募壯丁二千二百九十
二名馬二千三百六十四匹各處民運糧一萬八
千六百八十石草六萬一千九百六十束本處民
屯糧二萬九千八百七十五石屯草折糧一千六
百七十七石本色鹽糧三千三百六十石折色鹽
銀二千一十二兩五錢

經畧河西

先該總制尚書唐　題該本部會議得甘肅地方東
西相去二千餘里若因地肥饒所在五里或十里築
堡一座堡制規模可容居人二三百家每堡近門築
墩以便瞭望每堡四面離堡三尺餘外築攔馬墻高
一丈中挑墩堡深一丈濶五尺內築子母墻高五尺
厚三尺以避賊勢自西而東肅州起工堡大路兩旁
中設井一眼或近水去處其築打堡墩事宜當模倣
充國遺意合用稍把繩木一應器具爲之備堡內居
止造房木植聽本處巡撫官會同屯政官斟酌地方

賊情緩急量撥官軍架梁防護摘撥官軍雪山採辦查撥屯軍拽送一堡完成一堡起工若人力有餘器具完備聽其數堡並舉亦無妨礙要在因地遠近以築堡固堡大小以召人不必拘定其處築幾堡三五年間屯堡充實兵食皆足然後買馬給丁等。

甘肅

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自蘭州爲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羌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爲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爲漢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爲漢酒泉郡肅州西十里出嘉峪關爲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則皆漢燉煌郡地也與前四郡皆隸甘肅誤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迤以嘉峪關爲限遂棄燉煌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爲西寧衛古曰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爲鎮番衛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畧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是難山勢曠達中間可以設險之處居多洪武九年設甘州衛于酒泉設西寧衛于湟中又設鎮番莊浪二衛又于金城設蘭州衛皆置將屯兵拒守嘗考之漢宣帝命趙充國將兵討羌充國奏曰願留步士萬人屯

田部曲相堡爲擊壘才雜校聯不絶便兵戍備闘其謹烽火通勢併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今曰宗丼肅之臣惟以充國爲法師得矣本樵高樓也況茲猾敝之餘非豪傑任事之臣其孰能爲之且哈密丼肅藩籬諸番領袖成化以來陷于土魯番恢復之議至勒累朝李淮之議曰欲將見堡量給以馬無事令其瞭望而耕耘有事得以聯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其近策矣蘭州舊有管糧郎中而不司支放與宣大事體少異已失事宜或又令其歷在催徵不免遠涉若以省參一官專駐蘭州以督邊課如近時山東河南經運事例而移郎中于其州如宣大例則稽察歸于戶部催科便于本省是或道也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近又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莊浪而令設參將易瓚之議是也若我　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法蓋有深意今有講其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百紙詐冒相仍驗擾無益若給符限年勒以名數庶可久可繼之道也

耳州衛屬堡八馬步官軍三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員名馬八千七百五十一匹糧料六萬五千七百九十七石有零民運本折糧布銀一十萬七千三百九十五兩一錢二分鹽糧二萬六千八百一十四

石八斗草一百一十萬一千四百八十九束例銀四萬兩

山丹衛屬所一堡八馬步官軍八千五百八十二員名馬二千七百七十八疋糧料一萬七千五百一十三石六斗民運本折糧布銀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二兩五錢鹽糧四千九百三十二石草三十六萬四千一百七十束

肅州衛屬所一關一堡四馬步官軍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七員名馬四千六百五十四疋屯糧料二萬七千五百九十六石有零鹽糧一萬六千九百四十

十石有零民運銀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一兩草五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七束折色草銀一百七十九兩五錢布二萬一千三百二十二疋綿花八千四百八十八觔毛襆五百六十二領

甘肅事宜

甘州古張掖郡肅州古酒泉郡極西北重鎮北倚合黎山山丹界甘肅之中焉支山在山丹東南五十里祁連山在酒泉張掖南連亘一帶古匈奴失此地嘗歌曰忘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邑我焉支使我婦女無姿故　本朝設行都司於甘州而以肅州爲都司

門庭、肅州城西六十里爲嘉峪關、乃羌胡要塗、關外郎沙州衛、古三危山在焉有羈縻六鎮、古敦煌地、土官居之西、北有鎮夷所尤孤危其地雖險可據溥于鹽利、華夷賴之

桂文襄奏議曰甘肅之地比之他邊不同極爲孤懸自蘭州過河至肅州一千四百里中間止有一線之路、北爲韃子、南爲番子聲息時時有之、其近城堡之地、乃敢耕種離城堡遠者則棄之、恐韃子倅至搶擄人畜、雖云春種秋收之時、有人馬護之、亦虛文耳其地磽确水利近時甚微、不能澆溉說者以爲勢豪占奪、雖不占奪、其利亦微、不可全歸咎于此也

甘肅各衛

莊浪、漢允吾舊地、南接金城、非抵安遠邊之東則爲松山、西北則黃羊等川爲唐交河故壤、賓兎諸部、自款貢始駐牧焉、唯是强虜鱗集、諸番蟻聚、中通一線之途、是爲內徑、乃四郡襟喉要地也、風土寒凉五穀不產鎮、谷沙井之間水草俱限于邊外樵採爲難、惟連城大通等堡比鄰湟中平原沃野、宛然屯田之鄉、然皆魯氏部落所居、堡塞未修、平多營窟苟責成而整飭之亦可以資犄角之勢

西寧古湟中地以湟水經焉其境四山環帶中阻三
峽亦形勝之區也衛城建當三川之間勢取控制而
西北地形漫衍守望寥濶生熟諸番布滿山谷西南
當青海門戶爲虜必窺歲時問遺互市調遣實孔道
焉碾伯當二峽之間四山峻列西北一線之路與莊
浪通山徑阨隘勢難飛廣虜不出湟塞之北循山而
東則碾伯可高枕而卧矣獨北山諸羌爲先零故種
控弦飲馬頗肆憑陵近歲以來往往敗弱分地保疆
業已爛服古鄯披山帶河川谷平錯土漢雜居村落
相望蓋別一疆域也往時虜自松山而馳穿莊浪北
塞逾紅城渡河則山川爲必窺之地款貢以來此衝
遂塞諸羌羈縻成俗逶迤曼然
國家經畧河西四郡未復高昌北壘與虜共之則肩
背旣踈門庭漸逼獨虜患未甚我境亦安湟中一陲
無異內地此一時也正德初亦不剌以得罪酋長扣
關請降倉卒失圖遂致闌入安定諸衛破亾一空青
海之間始爲虜穴此首蹶也又一時也唯時謀臣策
士不遺餘力已已以後東虜數侵雖疆場擾攘而海
土旣脫漸徙歸巢蓋自已未俺酋之犯餘種落落且
盡矣此又一時也老酋悔蹶奉貢稱藩玉門以東悉

偃兵革戎狄無扈狡焉啟疆本以併吞之謀駕言徼
佛之利擁衆西牧再據海隅我稍疑其非誠彼詭託
于厓刺上下相信墮彼術中建寺請額遂爲虜創一
不拔之基吁計亦左矣
古浪唐和戎縣地也正統三年設守禦千戶所蓋爲
全涼門戶耳西南則石頭等溝諸番羅列東北則黃
羊諸川衆虜環窺彼出此沒交相爲患最難控制然
惟本地夾之栢林之山沮以古浪之水有險可據且
黑松安遠各該遊擊都司一員道路非遥兵馬齊集
一聞警報刻期應援亦足自守顧孤城斗絶虜犯武

威實稱孔道扼吭拊背平時不可不先爲之備
涼州本漢武威郡地廣民衆村寨壤接良田沃野生
植殷繁温萃之景不輟于四時有內地之風焉故四
郡稱鉅者涼州爲最額設副總兵一員統兵以守黑
松則設遊擊居中調度應援于兩路之間安遠則駐
都司依限更番防禦于一線之地且西北有鎮番永
昌爲之屏蔽東南有古浪西寧爲之障隘蓋帀鎮腹
心也虜難卒入我亦易守往自成化間防禦少踈連
遭鹵掠居民逃匿者甚多事且內設營伍委而不守
如暖泉紅水扒沙盡爲棄地東連莊浪速罕等堡守

望隔絕則賀蘭以西鎮番以北而中固蘭靖莊涼之間如無安枕之時良可恨也壽討故事總督彭澤建議恢復誠安邊至計

鎮番古姑臧縣地岐出武威二百里極臨窮塞蓋涼永之藩籬也始設守備一員領之繼改叅將以北彊壓列堡屯戍防禦亦嚴但其地沙漠平漫無山谿之隔馳驟易逞完璧爲難東接寧夏賀蘭之王庭南隣大小松山之虜穴前接山丹後通甘鎮要害孤懸西鎮爲最

永昌漢鸞烏縣也　國初建衛設守備控制番夷威化間始爲遊擊以備應援萬曆初罷遊擊爲叅將官秩愈崇則聲勢愈重然此地東西控帶南北犄角悉爲重地而原隰之廣不啻千里益武威之上游焉顧地形平衍無險可恃北有石門西有者撒口乃海套必經之路山南黃城兒則又殘元遺址水草茂牧養蕃息久爲藉處戀牧之所寧逮子立塞外與虜爲隣且自和款以來海上多故虜馬交馳殆無虛日山丹周秦爲月氏地漢置刪丹縣　國初置衛設守備以控制之其地川原平衍守衛既屬難周尺藉半空兵馬尤爲單薄但西去鎮城百里而近重兵相隣

聲援自易東去石硤八十餘里誠重鎮之襟喉也惜
地里高寒又多沙磧市無土著野無田疇故設都司
二員更番備禦而所統官軍皆西鳳平漢之民素非
慣戰雖充行伍徒具虛名
甘州漢張掖郡地山川盤固形勝交合河西中會之
區也　國初開邊置伍設行都司爲之總轄撫　命
文武重臣爲之鎮撫與夫屯田馬政諸執事皆備焉
所以制馭番虜屏翰秦隴者計甚周已然山川濶
邊多要衝考之額兵二萬五千今存者止十四耳守
望不稱勞費哉年求置將屯兵分陀形勝故洪水之
設遊擊坐制南山平川之立守備專防北塞則虜之
出入去來蓋前後俱防首尾相應且東築險隘西創
邊垣區畫詳明備禦嚴密
高臺漢樂涫縣地南番北虜防禦頗艱萬曆間易守
備而設遊擊然白城之山顧于前黑河之水遶于後
川原平曠屯田用武莫善于斯顧自回夷戕破于嘉
靖三年之後鴟虜猾番暴掠無厭遂致沿山紅崖等
堡一望蕭然自款和以來邊境少寧人民占籍漸開
可耕之田坐收稼穡之利然當番虜之衝者則六壩
朱家灣尤甚焉水塘湖係我內地而虜每盤竊

鎮夷本漢酒泉封內地歷隋唐五代而宋未有建置
正沙磧而已自國家收復之後開設鎮夷守禦所建
城池置屯戍以遏番虜之衝天順間河水浸決城郭
半圮改易舊基創立新制經營肇造屹然稱于城矣
但地里平衍控列黑河之外極當虜衝始設操守繼
設守備茲立遊擊防禦亦漸嚴矣而兵僅千餘單薄
如故且上之高臺百有餘里猶可聲援下之肅州則
二百里而遥雖在封內緩急不繼
肅州漢酒泉郡地幅幀之廣不啻千里東接張掖五
百里僅通一線之路西抵嘉峪七十里則燉煌棄地

在焉海虜在南兎剌土魯番在西北諸夷環聚腹背
肘腋悉皆敵國孤懸重地莫此爲甚往時經畧專在
哈密蓋恐其撒我藩阻絕我貢道耳今西事業已寧
謐獨欵虜往來茲地無異甌脫非窺截貢夷則剽掠
番族久而不已其憂豈在土魯番下哉且徼塞之間
近有流牧之虜別無酋長數數盜邊似宜議剿以杜
蚕食嗟嗟西望嘉峪則故壘猶存北眺西州而輿圖
已達疆場既促控制爲難流聚已繁群謀不逞實武
備以壯于城固邊垣以分內外却流虜以開貢道扼
要害以樹聲援此四郡共憂酒泉其尤急乎

西事畫餘

武帝征和中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輪臺以東接枝
渠黎皆故國地溫和有溉田募壯健詣田所爲本業
稍築列亭連城以威西國竟不果行至昭帝始用前
議元帝復戊己二校尉屯田于車師前王庭唐遂置
西州及交河等縣接其地今賀蘭西北直抵鎮番又
西北跨伊吾故境有漢武高昌舊壘在焉鎮羌西北
有黃羊川口內爲扒沙地多礦利美水草虜住牧往
來其間以透西海即棄壤也夫古稱河西之盛控制
羌胡今按方輿什得五六耳其遮絕環固業與虜共

之誠由嘉峪之外馳騁而南已非我兵力所及況鎮
羌硤口南疆北塞遠不數武近纔跬步攻當塞反扼
我吭又安能制御南牧之虜哉　國初置內屬番夷
爲罕東曲先安定阿端等衛北連哈密南隔諸羌河
首鹽池大稱藩翰自正德四年亦不刺以獲罪酋長
逃遁而西乞地內附我倉卒無以爲應遂潰邊掠內
地入西海破安定等衛諸番散亾因據其地南牧之
漸此實厲階當時經畧諸臣如彭澤金獻民楊一清
王憲王瓊趙載唐龍等爲剿爲撫不遺餘畫然竟不
得其要領議者至欲收哈密結以恩德西制土番北

制馭剌不知豺狼同室能保不噬陘藩籬坐守之夷然亦不得已之策也倘答有西海之行彼以新受國恩約束惟謹臨邊番漢居民真無大吠之驚我既信其無他彼因遺置種類巢穴已定驅逐爲難今日以盜馬名掠某番明日以盜馬名掠某族方虜掠而即講和既講和而即徵求已徵求而又虜掠生番不勝憑陵內地不數十年蚕食遂及熟番熟番不勝憑陵內地不數十年諸番破亡畧盡不特失我歲額中馬絕塞孤垂將誰爲之保疆乎近有傳虜中語曰指南來山川此我家舊疆原非漢土其擔虜番族誘之曰爾不勝其擾不如扳帳歸我諸番感戴國恩不忍棄去有言之泣下者可以知虜謀矣今甘肅西寧之番其附屬虜部者十之三其貧窮無聊依虜畔牧在扒沙等川可數千餘人其歲應徵求竭畜產而獻方物者十之九獨河以南隔于迫脇殘破服從尚少今漸圖渡河矣虜情豈遂已乎倘有附陰山雄傑之鮮卑安知不爲强國耶吐蕃欽陵欲唐扳去十姓四鎮至要郭元振曰烏江黃河關源阻與多鬲毒唐必不能入我欲得之非窺諸部也甘涼距積石道二千里其廣不過數百里我若出張掖玉門使大國春不耕秋不獲不五六年

可斷其右臂令疆宇廣袤有近至數步者視唐遠甚虜進據腹心駸有吐蕃之勢尤易梗塞此不可爲殷鑒乎數年之後虜若生心無論諸蕃關隴蜀漢且剝膚矣流來諸部有東虜有套虜東虜屬宣大山西套虜屬榆林寧夏總之則兩督府也如各虜叵巢再有舉動或款掠恃衆而盤據不歸必共宣德意張弛操縱如馴擾禽獸服我籠檻或事機未偕勢必用威尤當異地同心不遺餘晝諸虜西來俱言仇殺兀剌且云候套虜吉囊及東虜順義王齊至方大舉而西自去冬以來聞扯酋急急干襲封事完則以送佛僧爲名即來西海近聞虜使傳說春深草發刻期起行此雖道路流言而情形近的今聞扯酋使使傳諭海上諸酋不得先行過河搶掠益約之既來同舉耳信若此則河西寧有安枕時乎扯酋新偕酋婦寵受封爵方藉鈐束部落以安邊境豈可信其稱兵逵出伐我外藩緣虜以中國爲恃番遂不敢桃鬺以犯漢法其積憤深怨非一日矣頃虜犯肅州偶建募番之議五種之夷超距而從戎者至二千人其西寧南北諸番數倍肅州歲首聞警諸番頭目方來朝會時以保守屯聚掩襲歸途爲諭一時驩聲若雷無不願効死力

者據諸番所稱各族控弦荷戈之兵衆可萬人即虜來無爲也虜果不來此語亦傳聞彼中虜猜疑遲回者久之誠以諸番委虜我爲懸示賞格且聯束附近族部使互相聲援總聽指顧又陰傳諭虜中番且群謀不逞我收洞喝相持之功泯其首事倡率之跡

延綏所屬并馬市達虜數目

一枝吉囊十失兎等兄弟四人

一枝明暗台吉三千有餘

一枝吉囊叔父東哨莊禿賴怠吉二千七百餘

一枝必把失台吉貳千餘

一枝銀定台吉兄弟三人一千六百餘

一枝打兒漢台吉六百餘

寧夏所屬賣馬達虜

一枝切近黃台吉大男等兄弟七人四千餘

一枝切近黃台姪男莽素台吉二千餘

一枝松山賓兎台吉五千餘

一枝西失剌克炭台吉四千餘

久在西海住牧

一枝把爾谷吉五千餘

一枝把都兒台吉同弟一千五百餘

一枝古燕拓十能一千五百餘
一枝沙記打兒漢二千餘
已上四枝未聞過河
一枝克臭同男五百餘
一枝真相台吉同弟五千餘
一枝火落赤同男三千餘
一枝阿栲台吉同弟二千五百餘
已上四枝過河
套虜移住西海
一枝卜失兔同弟一千餘
一枝歹牙氣三千餘
一枝察罕打哈他十能二千餘
一枝莊禿賴同弟一千五百餘
一枝打正又名罕僧同姪四千餘
一枝黃台吉妻首領撒石倘麻害恰一千餘
東海移住西海
一枝順義王同一克黃台二千餘
已上共各虜約有三萬五千五百餘騎
內夷各土官總叙
即如麓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國一郡而王驥欲立

功名遂督兵五十萬轉餉半天下雖窮搜巢穴思任發卒不可得徒殺無辜數十萬驥且以功封伯其餘膺陞賞者殆萬計及再出師而東南騷擾軍民疲敝不可勝言矣若夫南韻麻陽隴水羅旁蕞爾小醜又皆界在腹內一或馭之失策未免調集客兵轉輸餽餉威未加乎餽類禍先被乎生靈近事良可鑒也

四川夷考

播州古夜郎國地楚莊王遣將莊蹻沂沅水出且蘭以代夜郎植牂牁繫船因名牂牁國漢武帝發兵討之即其地置夜郎縣屬牂牁郡公孫述時大姓傅龍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爲漢光武嘉之並加褒賞自後渠師多姓謝氏唐與謝龍羽遣使奉貢太宗即其地置播郎并夷珍溱等州宋乾德貢名馬丹砂終宋朝貢不絕元時內附國初首領楊鑑率其屬來朝封爲播州宣慰使領長官司安撫司二其後楊洪楊俊楊信俱有威名黎州古西南夷笮都之地白馬氏之遺種也漢武帝定西南夷以笮都爲沈黎郡尋罷郡置兩部都尉一治旄牛王外羌一治青衣王漢漢民晉時爲李雄所據至後周改爲黎州隋唐爲登州唐天寶乾元初改

漢源郡、後復爲黎州、五代時、前蜀王建後、蜀孟知祥據有其地、宋滅蜀、屬成都路、元屬吐蕃等處宣慰司、國初改黎州長官司、尋陞宣撫司、

烏蒙

古賨地、甸漢屬牂牁、唐烏蒙據之、元時歸附置烏蒙宣慰司、國朝改軍民府

烏撒

古西南夷地、唐宋屬烏蠻、元時歸附置宣慰司、國朝改鎮雄軍民府

東川

舊烏蠻地、元置東川府、國朝改軍民府

芒部

舊烏蠻阿統據之、元置芒部路、國朝改軍民府、永寧宣撫司領長官司一爲九姓、其地秦爲蜀、漢爲益、上通雲南、北連川廣、

龍州宣撫司、其地周爲羌氏、在隋爲平武龍門、山高水峻、四塞之地也、天全六番招討使司、古蠻獠之地、

松潘圖敘

我　朝開設松潘、東綏安綿、而控威茂、譬人之一

身松潘其首也安綿威茂其股肱也番酋比附于外、
材官控禦于中、闢後五寨空而威茂分、三溪叛而安
綿出、致使手足頭目、各不相顧、何以聯屬而成身乎、
松潘之勢似合、而其中皆秦越相視、實則分也、白草
之寨似分、而其黨皆患難以相救、實則合也、
松潘衛小河所三路新舊屯田二千八百五十九頃
七十畝有零王客官軍各兵一萬一千六百八十
四員名額坐各倉糧九萬九千三百八十一石
布政司原額茶課一十九萬二千九百四十四斤
零原額鹽課銀七萬八十四兩零

茂州衛并疊溪威州灌縣四路王客官軍各兵一萬
四千一百五十二員名守禦所新舊屯田八百五
十六頃七十四畝額坐各倉糧一十萬三千九百
一十七石外倉二十收糧一十萬三千九百一十
七石
安綿壩氏石泉四路各官軍各兵六千四百五十二
員名額坐各倉糧三萬一千一百一十八石
四川行都司領衛六（屬所七）關七堡五十有四總爲里
六十有七屯糧五萬六千七百四十三石夏秋米
一萬八千七百四十五石九斗鹽課米三千六百

石有零

松潘邊考

松潘古冉駹地、漢時自筰以北、君長以十數、冉駹爲大、武帝開以爲汶山郡、歷魏晉五代未嘗入寇、唐初置松州、後改交州郡、○貞觀時發蜀十二州兵討松外諸蠻、獲十餘萬、諭降者七十餘部、戶十萬九千署首領、蒙和爲縣令、後茂州西南築安戎城、絕吐蕃通蠻之道、生羌爲吐蕃攻拔之、宋初茂州無城、知州事范百常、始因民之請而築焉、宣和以後、入寇不絕、元始內附、國初征松州及茂威等處克之、即古松州地、置松潘衛、

松潘威茂總論

諸堡之卒歲于內衛選官軍更番而戍、大約主客遊兵不下二萬、秋而往、春而代、法非不善也、但不知地利不識夷情、恫疑虛喝、習爲上計、不聞有刻一矢持一戟、攘臂而與之角者、未至而思歸、未滿而望代、是奚足多也、曷若罷之而養戍兵之費、籍土民茹丁而守之、如其不足、則邊關餘丁可練而使也、無已則擇勇健者量堡緩急分布而汰其充數之老弱可也、松茂地鮮五穀、官軍待哺于內境、歲輓全蜀之糧數十

萬斛夫餽糧千里、斗粟數錢、民不堪矣、而以實老弱之腹、吁可惜哉、乃若維州之城李唐故地也、在戎虜平州之衝、漢人入兵之路、後吐蕃計取之、日無憂城焉、李德裕帥西川悉怛謀舉城降、其籌邊遺蹟可考也、而沮于牛僧孺、城竟棄、先臣董軒嘗議欲棄疊溪移所高屯堡、有八害三利之說、夫入松有二道、東自小河南自疊溪、皆羊腸一線之逕、如人兩臂然、胡可廢也、而維州則其後矣、即使無之、不過太山厝一簣土耳、

松潘事宜、

松潘二鎮、爲蜀城之右臂、係全省之安危、松潘不守、則威灌之藩籬不固、而沃壤千里之區亦幾于危薄而不安矣、松潘糧運之數有限、而商販所取易窮、故於秋成之後、每米一斗、價銀一錢八分、或銀二錢、及至經商不通、閭戶坐索高價、每斗增銀至二錢四五分者有之、甚至青黃不接之時、有錢無米、無論齊民、即官員之家懸釜待爨者亦有之、故有身死未寒、其妻下嫁于於部、卒有子備員竊祿、毋糊口於他人所以百戶徐榮、至閉門忍饑而死、而父毋兄弟夫婦骨肉之間、生不相保、死不相顧者、比比然也、查得松潘

放糧事規、每年四六十二月支實米、其餘月分皆
支折色、此先時作者蓋以糧運之艱、故支折色多而
本色少、所以爲糧戶節省之計、但所存恤在糧戶、而
所苦在邊堠、今照布政司買運松箔一鎮萬曆七年
分各倉糧米共該四萬七千六百九十一石七斗八
升而松小等邊王官舍軍兵孤老共五千六百八十
一員各客官軍四千八百一十四員名若以每月米
銀兼支、實爲利便、又松地苦寒、稱貸爲難、往往山陝
富商携資坐取重利、每借米一斗、候至放粮之時、加
至二三斗者有之、窮軍細民甘心死、支無如之何、若
每月給米、不至稱貸之難、

終

每日命來不至 將有之 [illegible]